



古香齋新刻袖珍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

靈異部

神異
妖怪

神一

增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 又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



神之所為乎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毛詩曰

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禮記孔子閒居曰清明在躬氣

志如神 論語曰子不語怪力亂神 又曰子路問事

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中庸曰鬼神之為德

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

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

其左右 家語曰不食者不死而神 樂記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 祭法曰山林川澤邱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 祭義曰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君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為之極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

神二

原山海經曰蚩尤作兵犯黃帝乃令應龍攻于冀州之

野蚩尤為風伯所從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魃止雨遂殺蚩尤魃不得復上故所居不雨 **增**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次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遷實沈于大申主參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元冥師生允格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 風俗通曰共工之子好遠遊死為社神 **原**列女傳曰舜陟方死于蒼梧二妃葬于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 左傳曰有神降于莘惠王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

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
虞夏商周皆有之內史過往聞虢請命反曰虢必亡矣
虐而聽于神神居辛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囂享焉
神賜之土田囂曰虢其亡乎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
神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 **增**國語曰長勺之役曹劌
問所以戰于莊公公曰余不愛衣食于民不愛牲玉于
神對曰夫惠大而後民歸之志民和而後神降之福今
將惠以小賜祀以獨恭小惠不感民勿歸也獨恭不優
神勿福也 史記曰趙襄子為智伯所敗走棄晉陽原
過從後至于玉澤見三神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

可見與原過竹二節節莫通曰為我以是遺趙無卹原
過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
無卹余霍太山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汝反
滅智氏汝亦立我百邑余將賜汝林胡之地襄子再拜
受如三神之令果以丙戌滅智氏 **原**又曰伍子胥死
吳人憐之為立祠于江上因名曰胥山 又曰始皇西
南渡淮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
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對曰聞堯女舜之妻也葬于此
于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伐湘山樹赭其山 **增**
又曰始皇帝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

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爲候今上禱祠謹而有此惡神當
除去而善神可至 **原**三齊略記曰始皇作石橋欲過
海觀日出處于時有神人能驅石下海城陽一山石盡
起立嶷嶷東傾狀似相隨而去云石去不速神人輒鞭
之盡流血石莫不悉赤至今亦爾 又曰始皇于海中
作石橋非人功所建海神爲之豎柱始皇感其惠通敬
其神求與相見海神答曰我形醜莫圖我形當與帝會
乃從石塘上入海三十餘里相見左右莫動手巧人潛
以脚畫其狀神怒曰帝負我約速去始皇轉馬還前脚
猶立後脚隨崩僅得登岸畫者溺于海衆山之石皆住

今猶岌岌無不東趨

增漢書曰高祖夜過徑澤中有

大蛇當徑乃前拔劍斬蛇後人來至蛇所見一老嫗夜
哭人問何哭曰人殺吾子人曰嫗子何爲見殺曰吾子
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赤帝子斬之因忽不見 又
曰文帝思賈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因感鬼
神之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言之至夜半帝前
席焉 又武帝時公孫卿曰見神人于東萊山若云欲
見天子天子于是幸東萊宿留數日無所見 又曰宣
帝祠神人于交門宮內若有鄉坐拜者或言益州有金
馬碧雞之神可醮祭而致于是遣諫大夫王褒持使節

而求之 又曰何做祖父比干字少卿經明行修爲汝
陰縣獄吏決曹掾平活數千人淮汝號曰何公征和三
年三月天大陰而比干在家日中夢見貴客車騎滿門
覺以語妻語未竟而門有老嫗年八十餘頭白求寄避
雨雨甚而衣履不濕雨止遂謂比干曰公有陰德今天
賜君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策狀如簡長九寸
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曰子孫佩印綬者如此算比
干年五十八有六男後又生三子本始元年自汝陰徙
平陵代爲名族 又曰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
嘗臘日晨炊見竈神形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

祀之自是以後暴至巨富田有七百餘頃輿馬僕隸比
于邦君子方常言我子孫必將强大至孫識三世而遂
繁昌故後常以臘日祀竈而薦黃羊焉 後漢書曰班
超至于闐王廣德禮意甚疎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
故欲向漢漢使有駟馬急求取以祀我廣乃遣使就超
取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
超斬巫首以送廣德 異苑曰衡陽山九嶷皆有舜廟
漢世零陵文學姓奚于冷道縣舜祠下得笙玉管舜時
西王母獻 吳志曰臨海羅陽縣有神自稱王表語言
飲食與人無異然不見其形又一婢名紡績遣中書郎

李崇賚輔國將軍羅陽王印綬迎表表隨崇俱出所歷山川輒遣婢與其神相聞表至權于蒼龍門外爲立第舍表說水旱小事往往有驗 **原**搜神記曰蔣子文者廣陵人也嗜酒好色嘗自謂已骨青死當爲神漢末爲秣陵尉逐賊至于鍾山之下賊擊傷額因解綬以縛之有頃遂死及吳先主之初其吏見子文于道乘白馬執白羽扇侍從如平生文曰吾當爲此土地神也爲吾立祠不爾使蟲入耳爲災吳主以爲妖言後果有蟲入人耳皆死醫不能治又曰不祠吾當有大火是歲數有大火吳主患之封爲都中侯加印綬立廟堂改鍾山爲蔣

山以表其靈也 又曰濟北弦超嘉平中夜夢神女從之自稱天上玉女東郡人姓成公字智瓊早失母天帝哀其孤苦令得下界從夫當其夢也嘉美非常覺寤欽想如此三四夕旦顯然來遊駕輜輶車從八婢服綾羅綺繡狀若飛仙自言年十七遂爲夫婦贈詩曰飄飄浮勃逢敖曹雲石滋神仙豈虛降應運來相之 又杜蘭香列傳曰杜蘭香自稱南陽人以建興四年春數詣張傳傳年十七望見其車在門外婢通言阿母所生遣授配君君可不敬從傳先改名碩碩呼女前視可十八九說事邈然久遠有婢子二人大者萱支小者松支鈿車

青牛上飲食皆備作詩曰阿母處靈岳時遊雲霄際衆女侍羽儀不出牖宮外飈輪送我來豈復恥塵穢從我與福俱嫌我與禍會至其年八月日來復作詩曰逍遙雲霧開呼吸發九嶷流汝不稽路弱水何不之出薯蕷子三枚大如雞子云食此令君不畏風波辟寒温碩食二欲留一不肯令碩盡食言本爲君作妻情無曠遠以年命未合其小乖太歲東方卯當還求君 幽明錄曰王輔嗣注易輒笑鄭康成爲儒云老奴無意王時夜分忽然聞外閣有著屐聲須臾進自云鄭康成責之曰君年少何以輕穿文鑿句而妄譏誚老子邪極有忿色言

竟便退輔嗣心生畏惡少時遇厲而卒 王隱晉書曰

鎮南劉弘以故刺史王毅子衡陽太守矩爲廣州矩至

長沙見一人長大著布單衣自持奏在岸上矩省奏云

京兆杜靈之仍入船共語稱叙希闊矩問君京兆人何

時發來答曰朝發矩怪京兆去此數千那得朝發今到

杜荅云僕天上京兆去此乃數萬何止數千乎 **增**又

曰苻堅入寇會稽王道子以威儀鼓吹求于鍾山之神

奉以相國之號及堅至壽春望八公山草木皆類人形

若有神力焉 **原**異苑曰陸機初入洛次河南之鄧師

時夕望道左若有民居因往投宿見一年少神姿端達

與機言元門妙物機心伏其能無以訓抗機提緯古今綜驗名實此年少不甚欣解既曉便去機稅驂逆旅嫗曰此東數十里無村落止有山陽王家冢耳機乃怪悵然還睇昨路空野霾雲拱木蔽日知所遇者信王弼墓也 又曰吳相伍員廟永嘉中吳郡人叔父爲臺郎在洛值京都傾覆歸塗阻塞當濟江南風不得進既投奏卽日得渡 **增**後魏書曰初聖武皇帝嘗率數萬騎田于山澤倏見輜車自天而下既至見美人侍衛甚盛帝異而問之對曰我天帝女受命相遇隨同寢宿且請還曰明年周時復會此言終而別去如風雨及周歲前所

田處果復相見天女以所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善養視之子孫相承當世爲帝語訖而去子卽世祖也 又曰段暉師事歐陽湯湯甚器愛之有童子與暉同志後二年童子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之童子甚悅謝暉曰吾太山府君子奉敕遊學今將欲歸煩子厚贈無以報德子後位至常伯封侯非報也且以爲好言終乘木馬騰空而去暉乃自知必將貴也 北齊書曰神武以高昂爲西南道大都督徑趣商洛渡河祭河伯昂曰河伯水中之神高敖曹地上之虎 齊書曰李安人爲吳興太守郡有項羽神護郡廳事太守到郡必須

祀以軛下牛安人奉佛法不與神牛著履上廳事又于
上設八關齋俄而牛死安人尋卒世以神爲祟 梁書
曰王神念爲青州刺史性剛正所更州郡必禁止淫祠
時東北有石鹿山臨海先有神廟神念至便令揮撤神
影壞屋舍坐棟上有一大蛇長丈餘入海水時陰子春
爲東莞太守夢人通名詣子春云有人見苦被壞宅舍
旣無所託欽君厚德欲憩此境子春心密記之經二日
而驚以爲前所夢神因辦牲醑請召安致一處數日復
夢一朱衣人相聞辭謝云得君厚惠當以一州相報子
春心喜俱事彌勤經月餘魏欲取龍胸山間謀前知子

春設伏摧破之授南青州刺史 又曰蕭猷封臨汝侯
爲吳興郡守性倜儻與楚王廟神交飲至一斛每酌祀
盡歡極醉神亦有酒色祈禱必從後爲益州刺史時江
夏人濟荀兒反猷乃遙禱請救是日有田老逢一騎從
東方來問去城幾里曰百四十俄有數百騎如風一騎
過請飲田老問爲誰曰吳興楚王來救臨汝當此時廟
中請祈無驗十餘日乃見侍衛士偶皆泥濕如汗者是
日猷大破荀兒 唐書曰高祖義師次靈石縣隋將宋
老生屯霍邑以拒義師會霖雨積旬餽運不繼有白衣
老父詣軍門曰余爲霍山神使謁唐帝曰八月雨止路

出霍邑東南吾當濟師高祖曰此人不欺趙無卹豈負我哉 又曰初薛延陁之將敗也有一客乞食于主人主引入帳令妻具饌其妻顧視客乃狼頭人也妻告鄰人共視之狼頭人食已而去主人相與逐之止鬱督軍山見二人追者告其故曰我神人也薛延陁當滅我來取之追者懼而退走延陁竟敗于鬱督軍山 開元傳信記曰帝將登泰山過華陰見神物迎謁帝問左右皆不見乃問諸巫有老巫阿馬婆云岳神在道左朱鬢紫衣者是也令巫傳言神可先歸遂不見至廟神復褰鞵迎立庭下呼巫問之對如所見乃封神金天王 五代

史曰廢帝起鳳翔與事者五人而劉延朗為孔目官有瞽者張濛自言事太白山神言吉凶無不中房髡素信之嘗引濛見帝聞其語聲驚曰此非人臣也髡使濛問于神神曰三珠併一珠驢馬沒人驅歲月甲庚午中興戊己土曷不曉其義及帝即位之日受冊明宗柩前冊曰惟應順元年歲次甲午四月庚午朔帝回顧髡曰張濛神言豈不驗哉 **原**異苑曰長沙羅縣有屈原自投之川山水明淨異于常處民為立祠在汨潭之西岸側盤石馬跡尚存相傳云原投川之日乘白驥而來山海經曰西海水亦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身

靈異部 神

長千尺其瞑乃晦其視乃明不食不寢風雨是謁是謂
燭龍 **增**河圖曰東方蒼帝神名靈威仰精爲青龍南
方赤帝神名赤熛怒精爲朱雀中央黃帝神名含樞紐
精爲麒麟西方白帝神名白招拒精爲白虎北方黑帝
神名叶光紀精爲元武 又曰東方太山君神姓圓名
常龍南方衡山君神姓丹名靈峙西方華山君神姓浩
名鬱狩北方恒山君神姓登名僧中央嵩高山君神姓軍
壽名逸羣呼之令人不病東方太山將軍姓唐名臣南
方霍山將軍姓朱名丹西方華山將軍姓鄒名尚北方
恒山將軍姓莫名惠中央嵩高山將軍姓石名元恒存

之却百邪東海君姓馮名修青夫人姓朱名隱娥南海
君姓視名赤夫人姓翳名逸寥西海君姓勾大名邱百
夫人姓靈名素簡北海君姓禹名帳里夫人姓結名連
趙河伯姓公名子夫人姓馮名夷君有四海山河神名
並可請之呼之却鬼氣 又曰髮神名壽長耳神名嬌
女目神名珠映鼻神名勇盧齒神名丹朱夜臥呼之有
患亦便呼之九過惡鬼自却 黃庭內經曰至道不犯
決存真泥丸百節皆有神髮神蒼華字太元腦神精根
字泥丸眼神明上字英元鼻神玉壘字靈堅耳神空閒
字幽田舌神通命字正倫齒神嶠峰字羅干一面之神

宗泥丸 又曰心神丹元字守靈牙神皓華字虛成肝
神龍煙字含明腎神元冥字育嬰脾神嘗在字魂停膽
神龍曜字威明皆在心內運天經晝夜存之自長生

神三

增金馬 碧雞 併詳 穀父 蠶母 續仙傳云三川饑
人曰世人厭棄五穀地司已收五穀之神當致豐穰 黃囊 青

衣 天山有神狀如黃囊六足四翼渾沌無面目能識歌
神廟昔蠶叢氏服青衣教 眉州青神縣治北有青衣

民蠶事後人立廟祀之 出獵 侍遊 稽神錄云浙
時遊舒州路見一夫荷鋤治方丈之地左右數十里不

能去因臥草中及稍醒日已昏矣四望無人惟虎豹吼
叫自分必死俄有一人部從如大將至此下馬良久召

二卒曰善守此人明日送到桐城縣下遂上馬去倏忽
不見惟二卒在焉某即問之荅曰此茅司徒也常夜出
獵虎憂汝被傷故護汝更欲問日已出矣二卒亦不復
見其人即起行至桐城頃之疾愈以所見之處立祠祝
之德林至舒三十里及回則村落皆立茅將軍廟今呼
為茅司徒 古今詩話云宋呂誨為御史出知安陸一
日燕坐忽見碧衣人云不久上帝南遊炎州命子為糾
正羣仙賜公清涼丹一粒吞之遂不見公捐館有朱明
復渡湘見公乘玉角青鹿左右數百人明復拜曰公已
仙乎公曰吾侍上帝南遊口占詩一篇落句云我今從
帝為糾正更有何人植 閻羅王 炳靈公 隋時有人
栢臺數日聞公謝世 閻羅王 炳靈公 隋時有人
至韓擒虎家云我欲謁王左右問曰何王曰閻羅王子
弟欲撻之擒虎止之曰生為上柱國死作閻羅王亦足
矣因寢疾而卒 五代史云後唐長興四年封東岳三
郎為雄威將軍建康志云大中祥符元年奉敕封炳靈
公廟在建康 佐禹治水 為秦將兵 夷陵州西黃牛
府城之西 傳神嘗佐禹治水有功蜀漢諸葛亮建祠于此一名黃
牛廟 翁仲姓阮身長一丈二尺少為縣吏為督郵所

答歎曰人當如是邪遂入學究書史秦始皇并天下使翁仲將兵守臨洮聲震匈奴秦人以爲瑞翁仲死遂鑄銅像置咸陽

三天司直

九江真人

晨侍郎後爲三

天司直 宋元豐間于立禮舟至落星寺舟遂沒立禮爲人導至一官府見一牌曰三江都水使者九江真人

蓬萊都監

杜少陵生爲文星典吏及其沒也又與李蓬萊都水大監魏鄭公爲太陽都錄大監

神四

原依人鬼神依

乏主 傳民神之主也若百姓困是鬼神乏主也

降福左

神降之福又 爲崇 左傳楚昭王疾卜曰河神爲崇王祭不越望江漢淮漳楚之望也不 致力 傳致力 知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遂不祭

姦 左傳夏方有德壽鼎象物而爲之備使民助化幽

有 知神注言可 觀惡 左傳詳 氣魂 易云精氣爲物

以 助天地成化 盛也 禮氣也者 裁之 惟爾有

之 情狀 上見 弔矣 詩云神之盛也 福善 天道福

格 思 詩曰神之格 弔矣 詩云神之盛也 福善 天道福

盈 易鬼神害 不怒 神則不 自祇 不加敬而 神羞

無 作 神惡 所惡 無 實 必安 傳神必據 實沈

臺 駘 晉侯疾卜曰實沈臺駘爲崇于產曰實沈參神

何 爲 乎 盼 蠶 冥 漠 明 神 明 靈 增 堪 杯 山 神

肩 吾 太 山 之 神 也 禺 强 北 方 之 神 也 儵 忽 南 海 之 帝 爲 儵

渾 沌 中 央 之 帝 也 蒞 翁 思 蒞 翁 于 西 土 今 禾 神 原 憑

靈 異 部 神

在德傳神所憑依將在德矣

事以禮傳率民事

敬而遠論語

神而

感遂通易感而遂通非天下之

遠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

享克誠書鬼

常享享

誅不善鬼為不善于冥冥者

神得而誅之

太山伯蔣濟字

于克誠

夢亡兒曰今為太山伍伯惟悴困苦不可言今廟西有

諱士孫珂為太山令願屬珂令轉我樂處蔣訪得珂言

之珂許後月餘又夢

羅陽神詳神二吳

欲徼福

願乞靈

百姓與謀易云神謀鬼

神其吐之謂不享

萬民以服禮

所勞矣

詩愷悌君子

其祭

仲尼不語

也

山川亦寧山川鬼神

異業不瀆史記人神異

業不可瀆之

非類不歆傳鬼神非其

未孚不福左傳小信未

以

類不歆其祀

其祀

以

以

道不傷

老子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

不見不聞庸

有祈有報

禮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弭焉

神有不通楚

靈將恐歇

鬼神享德

禱祀貴誠

仰得一之靈老子神得一以靈

降時萬之福

爾有神

社公之鬼謀以亡曹 莘

邑之神降而滅虢

不善之家禍實由已

有道之日

神不傷人

神五

原詩梁簡文帝祠伍員廟詩曰去國資孝本循忠全令

名舟裏多奇計蘆中復吐誠偃月交吳艦魚麗入楚營

光功摧妙算載籍有餘聲洪濤猶鼓怒靈廟尚淒清行

靈異部 神

潦承椒奠按歌雜鳳笙無勞晉后璧詎用楚臣纓密樹
 臨寒水疎扉望遠城窓寮野霧入衣帳積苔生惟有三
 青鳥斂翅時逢迎 劉遵和簡文帝賽漢高帝廟詩曰
 分蛇淪霸迹提劍滅雄威空餘清祀處無復瑞雲飛仙
 車照丹穴霓裳影翠微投玦要漢女吹管召湘妃幸逢
 懷精日豫奉休沐歸 徐陵和詩曰山宮類牛首漢寢
 若龍川玉椀無秋酎金燈滅夜煙丹帷迫靈岳紺席下
 羣仙堂空沛筑響釵低戚舞妍何殊后廟裏子建作華
 篇 劉孝儀和詩曰珪幣崇明祀牲樽禮貴神風驚如
 集廟光至似來陳徘徊靈駕入叫吡唱歌新將言非為

已致敬乃祈民多才與多事今古獨為鄰 王臺卿和
 詩曰沐芳事椒醕駕言遵壽宮瑤臺斜接岫玉殿上凌
 空樹出垂巖影竹引帶山風階長霧難歇窓高雲易通
 所悲樽俎撤按歌曲未終 王僧孺湘夫人詩曰桂棟
 承薛帷眇眇川之湄白蘋徒可望綠芷竟空滋日暮思
 公子銜意嘿無辭 增唐韋應物黿頭山神女歌曰黿
 頭之山直上洞庭連青天蒼蒼烟樹閉古廟中有娥眉
 成水仙水府沈沈行路絕蛟龍出沒無時節魂同魍魎
 潛太陰身與空山長不滅東晉永和今幾代雲髮素顏
 猶盼睽陰一作沈深靈氣靜疑美的樂龍綃雜瓊珮山精

古香齋詩集類函

卷三

神

五

木魅不敢親昏明響像如有人蕙蘭瓊芳積煙霞碧窓
松月無冬春舟客經過莫椒醕巫女南音歌激楚碧水
冥空見鳥飛長天何處雲隨雨紅蕖綠蘋芳意多玉靈
蕩漾凌清波孤峰絕島儼相向鬼嘯猿啼垂女蘿皓雪
瓊枝殊異色北方絕代徒傾國雲沒煙銷不可期明堂
翡翠無人得精靈變態狀無方游龍宛轉驚鴻翔湘妃
獨立九疑暮漢女菱歌春日長始知仙事無不有可惜
吳宮空白首 宋陸游賽神曲曰叢祠千載臨江渚拜
祝今年那可數須晴得晴雨得雨人意所向神輒許嘉
禾九穗持上府廟前女巫遞歌舞嗚嗚歌謳坎坎鼓香

煙成雲神降語天餅如盤牲腍肥再拜獻神神不違晚
來人醉相扶歸蟬聲滿廟鎖斜暉 又賽神曲曰擊鼓
坎坎吹笙嗚嗚綠袍槐簡立老巫紅衫繡褰舞小姑烏
柏燭明蠟不如鯉魚糝美出神厨老巫前致詞小姑抱
酒壺願神來享常歡娛使我嘉穀收連車牛羊暮歸塞
門問雞鶩一母生百雛歲歲賜粟年年蠲租蒲鞭不施
園土空虛束草作官但形模刻木爲吏無文書淳風復
還羲皇初繩亦不結况其餘神歸人散醉相扶夜深歌
舞官道隅 又賽神詩曰歲熟鄉鄰樂辰良祭賽多荒
園拋鬼飯高几置神鵝人散叢祠寂巫歸醉臉酡飢鴉

更堪笑鳴噪下庭柯

原賦宋玉高唐賦曰楚襄王與宋玉遊于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崒兮直上忽兮改容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爲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蓆王因幸之去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邱之岨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朝視之如言故爲立廟號曰朝雲王曰朝雲始出狀若何玉對曰其始出也曄兮若松栝其少進也晰兮若姣姬揚袂障日而望所思忽兮改容

傷兮若鴛鴦馬而建羽旗湫兮如風淒兮如雨風止雨霽雲無處所惟高唐之大體殊無物類之可儀比巫山赫其無疇道互折而曾累遇天雨之新霽觀百谷之俱集凜洶洶其無聲潰淡淡而並入中阪遙望元木冬榮煌煌熒熒奪人目精爛兮若列星曾不可殫形綠葉紫裏朱莖白蒂纖條悲鳴聲似竽籟清濁相和五變四會感心動耳迴腸傷氣長吏隳官賢士失志愁思無已歎息垂淚王乃乘玉輿駟蒼螭于是乃縱獵者基址如星傳言羽獵銜枚無聲蜺爲旌翠爲蓋風起雨止千里而逝又神女賦曰楚襄王與宋玉遊于雲夢之浦使玉

賦高唐之事其夜玉寢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玉異之
明日以白王曰其始來也曜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
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須臾之間美貌橫生燿乎如
華溫乎如瑩五色並施不可殫形振繡衣披桂裳穠不
短纖不長步裔裔兮耀殿堂忽兮改容婉若遊龍乘雲
翔何神女之妖麗含陰陽之渥飾被華藻之可好若翡
翠之奮翼毛嬙障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望
余帷而延視若流波之將瀾奮長袖以正衽立躑躅而
不安意似近而既遠若將來而復旋褰余幃而請御願
盡心之惓惓顧女師命太傅歡情未接將辭而去遷延

引身不可親附 魏曹植洛神賦曰黃初三年余朝京
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對
楚王說神女之事遂作斯賦其辭曰余從京城言歸東
藩背伊闕越轅轅經通谷凌景山稅駕乎衡臯秣駟乎
芝田容與乎楊林流眄乎洛川于是精移神駭忽焉思
散俯則未察仰以殊觀覩一麗人于巖之畔其形也翩
若驚鴻婉若遊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髣髴兮若輕雲
之蔽月飄飄兮若流風之迴雪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
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綠波穠纖得衷修短合度
陳琳神女賦曰漢三七之建安荆野蠢而作仇贊皇

師以南假濟漢川之清流感時人之攸歎想神女之來
遊儀營魄于髣髴託嘉夢以通精望陽侯而滉瀆覩元
麗之軼靈文絳蛛之奕奕鳴玉鸞之嚶嚶荅玉質于茗
華擬艷姿于薜榮感仲春之和節歎鳴雁之噶噶申握
椒以貽予請同宴乎奧房苟好樂之嘉合永絕世而獨
昌旣歎爾以艷采又悅我之長期順乾坤以成性夫何
若而有辭 王粲神女賦曰惟天地之普化何產氣之
淑真陶陰陽之休液育妖麗之神人稟自然以絕俗超
希世而無羣體纖約而方足膚柔曼以豐盈髮似元鑿
鬢類雲成戴金羽之首飾珥照夜之珠璫襲羅綺之黼

衣曳褥繡之華裳錯繽紛以雜佩桂熠爚而焜煌退變
容而改服冀致態以相移稅衣裳兮免簪笄施華的兮
結羽儀揚蛾微眄懸藐流離婉約綺媚舉動多宜稱詩
表志安氣和聲探懷授心發露幽情彼佳人之難遇真
一遇而長別顧大罰之淫愆亦終身而不滅心交戰而
貞勝乃回意而自絕 楊脩神女賦曰惟元媛之逸女
育明曜乎黃庭吸朝霞之芬液澹浮游乎太清余執義
而潛厲乃感夢而通靈盛容飾之本艷負龍采而鳳榮
翠黼翬裳織縠文桂順風掄揚乍合乍離飄若興動玉
趾未移詳觀元妙與世無雙華面玉粲韡若芙蓉膚凝

理而瓊絜體鮮弱而柔鴻回肩襟而動合何俯仰之妍
工嘉今夜之幸遇獲惟裳乎期同情沸涌而思進彼嚴
厲而靜恭微諷說而宣諭色懽悅而我從 晉張敏神
女賦曰世之言神仙者多矣然未之或驗也至如弦氏
之婦則近信而有證者夫鬼魅之下人也無不羸病損
瘦今義起平安無恙而與神女飲宴寢處縱情極意豈
不異哉余覽其歌詩辭旨清偉故爲之作賦皇覽余之
純德步朱闕之崢嶸靡飛除而入秘殿侍太極之穆清
帝愍余之勤肅將休余于中州託元靜以自處是夫子
之好仇于是主人憮然而問之曰爾豈是周之褒姒齊

之文姜孽婦淫鬼來自臧乎儻亦漢之遊女江之娥皇
厭真樂憊倦僊侍乎于是神女乃斂袂正襟而對曰我
實真淑子何猜焉且辯言知禮恭爲令則美姿天挺盛
飾表德以此承歡君有何惑爾乃敷茵席垂組帳嘉旨
旣設同牢而饗微聞芳澤心蕩意放于是尋房中之至
嫵極長夜之歡情心眇眇以忽忽想北里之遺聲賦斯
時之要妙進禕服之紛敷俛撫衽而告辭仰長歎以欬
吁乘雲霧而變化遙棄我其焉如 楊該三公山下神
祠賦曰南極鬱紆飛龍在天太乙白石巨靈據山二后
殊位惟公在焉下則歸雲蓬勃綠水流離爭湍趣戾衝

石會谿高岸爲谷嶢峴阻寇梗林柰條逼塗迮蹊行者
息駕步趾于斯陟大嶽登岑岡踰爽塏歷朝陽暉華殿
之顯敞觀應門之蔭蔭神木鬱翳百堵周乎洞房進排
闥闔顧盼靈堂聚楹列峙丹飾煌煌千櫨浮跂天躋騰
驥累曾岌業齊載長梁敷山藻于前稅綴棖栢以采章
文綺獲其紛鱗洪葩暉以披揚爾乃逡巡降趾遊坐東
廂日不逮昏炎燎已光縣宰致祠嘉旨備詳陰祚顯應
徧澤圻疆普此士女樂彼豐穰 宋謝靈運江妃賦曰
招魂定情洛神清思覃曩日之敷陳盡古來之妍媚矧
今日之逢逆邁前世之靈異姿非定容服無常度兩宜

歡頓俱適華素于時升月隱山落日映嶼收霞斂色迴
飈拂渚每馳情于晨暮矧良遇之莫敘投明瑱以申贈
覲色授而魂與沈分湘岸延情蒼陰隔山川之表裏判
天地之浮沈承嘉約于往昔寧更貳于在今儻借訪于
交甫知斯言之可謔蘭音未吐紅顏若暉流眄光溢動
袂芳菲散雲纒之絡繹按靈輜而徘徊建羽旌而逶迤
奏清管之依微慮一別之長絕眇天末而永違 梁江
淹水上神賦曰江上丈人遊宦荆吳首衛國望燕途歷
秦關出宋都徧覽下蔡之女具悅淇上之姝乃造南中
度炎州經玉澗越金流路透迤而無軌野忽漭而眇儻

古晉齋金卷四 卷之三
忽而精飛視亂意走心移綺靡陵蓋悵望蕙枝一麗女
子碧渚之涯冶異絕俗奇麗不常青娥羞艷素女慙光
恨精影之不滯悼光晷之難惜閱有無于俄頃驗變化
于咫尺野田田而虛翠水湛湛而空碧乃唱桂棹凌衝
波背橘浦向椒阿苟懸天兮有命永離決兮若何

原碑梁簡文吳興楚王神廟碑曰昔者武王詢于太公
五神之禮正伊陟贊于巫咸三篇之義作抑又元矩司
于坎宮漢興北時黃蛇感于通夢秦作西郊幽則鬼神
其來已尚楚王旣弘茲釋教止獻車牛旣舍黃駒安俟
駢角掌擊無左滌之勞牧人止福衡之務周房殷俎惟

有元澗芳芝玉笋瑤樽止陳丹桂清酌漸符不殺之教
方行大士之心比夫黃樹赤光紫衣朱髮茂矣哉王制
云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太守元景仲稽諸古典
于茲往烈永傳不朽式樹高碑翠石勒文事偕神掌靈
龜負字還擬洛書

原祭文宋謝朓祭大雷周何二神文曰大過在運小雅
盡缺瓊鏡日淪金車未晰周生電斷神謨英冠正因部
奇風斂雲散晉德如燬功資叶贊山無猛鷲時曠忠賢
流王于薤龜鼎忽焉忠肅布衣君親自然驅狐上國斬
鯢中川紛綸凱入氛氲配天 梁邵陵王祀魯山神文

曰敬奠魯君之靈竊以首山鬱律表二叔之清風趙國
隱淪擅三公之靈迹北阪祠城流光夜起東嶺叢室甘
雨晝零故能徵應不愆介福無爽金壇玉宇是衆妙之
遊遨丹崖翠幄信靈人之響像霓裳虬蓋轉日車而競
前駕象乘豹載雲旗而總集江妃漢女含睇來趨湘娥
洛濱宜言在側鳴璆撫劔浹席徘徊絳節陳竽滿堂繁
會奠椒懷精之歡傳卮代舞之樂桂醕溢于羽樽蕙肴
盈于蘭籍旣醉旣飽景福攸同不震不騰神保是格魚
載之薦已畢慶報之澤攸先願化昌而俗阜俾多祐之
在旃同匪石之無轉歛滯穗之有年惟東皇兮戾止等

南山而不騫 沈約賽蔣山廟文曰我皇體天御宇望
日表尊備樂變乎笙鏞鬱禮華于俎豆邇無不懷遠無
不肅焉革元素之容草移丹綠之狀泉露改味日月重
光仰惟大王年踰二百世兼四代揚玉梓布瑤席秦梁
楚趙之巫把瓊茅而延佇燕衛宋鄭之音結流風而成
曲九疑之乘蔽日三山之駕若雲 **增**唐李商隱祭全
義縣伏波廟文曰越城舊疆漢將遺廟一派湘水萬重
楚山比潁川袁氏之臺悲同異日方汝水周公之渡感
極當時嗚呼昔也投隙建功因時立志隗將軍坐談西
北棄世無歸梁伯孫自降王姬雖來不起以若畫之眉

字開聚米之山川扶風里中詎守錢而為虜德陽殿下
 寧相馬以推工悵望關西超馳隴首事嫂冠帶誠姪書
 成龍伯高之故人其言有所公孫述之刺客相待何輕
 鳶跼啓行蠻溪請往銅留鑄柱革誓裹尸男兒已立邊
 功壯士猶羞病死灘湘之澣祠宇依然豈獨文宣之陵
 不生刺草更若武侯之隴仍有深松向我來思停車展
 敬一尊有奠五馬忘歸及申望歲之祈又辱有秋之澤
 雲興柱礎電繞牆藩何煩玉女之投壺方聞天笑不待
 樵人之取箭已見風迴敢忘黍稷之馨用報京坻之賜
 屬以時非行縣不獲躬詣靈壇詞託烟波意傳天壤既

謝三時之澤兼論千載之交勿負至誠以孤元契 又
 賽古攬神文曰惟神爰因碩果遂啓靈祠瓜美邵平且
 傳舊志李標朱仲亦茂前經昨日瘴暑為災油雲不起
 式存心禱慮作神羞神能感氣螟泉傳祥鶴埵使宋生
 杼賦始悅于雄風高氏讀書忽驚于暴雨化太甚旱為
 大有年將見助于歡康敢忘懷于昭賽

神異

原王猛賣舂

王猛少貧鬻舂洛陽有一人貴買之而無

踞胡牀左右十數人引猛進拜之父云王公何

緣拜也乃十倍償舂價猛出反顧乃嵩山也 應嫗
 得金 應嫗者生四子而寡見神光照袂試探之乃得金
 自是諸子官崇並有才名至應場七世通顯也

靈異部 神 信

糜竺失火

蜀志糜竺字子仲東海人資累巨億從洛還家行未到數十里路傍逢一婦人求車

寄載行二十里婦人謝去曰天使我往東海燒糜竺家感君義故相告竺懇請之曰不可不燒君快去我緩行竺急歸盡出財

管寧神光

管寧就徵將家屬行夜黑無人見有火燼前引人以

日中果火發為神光助積善之應也

陸雲宿王弼墓

晉書云陸雲字士龍將宿故人家夜暗迷路忽

草中有光趨之至一家寄宿見一少年美風姿共談老

子辭致清遠曉辭去至故人家云此處數十里無人居却尋乃至王弼墓

嵇康受廣陵散

嵇康夜宿華亭彈琴夜半有客詣之

雲自此談元大勝共談音律辭致清辯謂廣陵散調絕倫遂授康仍誓不得傳康撰高士傳

鬼一

增易曰鬼神害盈而益謙

原禮記曰魄也者鬼之盛

也論語曰非其鬼而祭之謂也

增韓詩外傳曰人

死曰鬼鬼者歸也精氣歸于天肉歸于土血歸于水脉歸于澤聲歸于雷動則歸于風眠歸于日月骨歸于木筋歸于山齒歸于石膏歸于露髮歸于革呼吸之氣歸復于人

鬼二

增論衡曰上古之人有神茶鬱壘者昆弟二人生而執

鬼 淮南子曰蒼頡作書鬼夜哭 左傳曰楚司馬子

良生子越椒子文曰是必滅若敖氏矣及將死泣曰鬼

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 漢書曰劉根有神術

太守史祈以為妖執而數之曰若有神可顧一驗根曰

頗能使鬼乃左顧右嘯祈之亡父近親皆反縛在祈前
向根叩頭曰小兒無狀分當萬死叱祈曰汝子孫不能
光榮先祖而辱如此何不叩謝之祈哀驚悲泣頓首請
罪根默然忽去不知所之 晉書曰鄒湛字潤甫嘗見
一人自稱甄仲舒餘無所言如此非一久之乃悟曰宅
西有積土敗瓦其中有死人甄仲舒者予舍西土瓦中
人也檢之果然厚加斂葬畢遂夢此人來謝 又曰周
訪宿宮亭湖晨起如廁見一老父訪執之化爲雄鴨
幽明錄曰阮德如常如廁見一鬼長丈餘色黑而眼大
著阜單衣平上幘去之咫尺德如心安定徐笑語之曰

人言鬼可憎果然鬼卽愧赧而退 晉陽秋曰苻堅未
敗長安市鬼夜哭一月止 續晉陽秋曰襄陽羅友在
桓溫府屢以貧乞祿溫以其誕肆許而不用同府人有
得郡者溫爲坐別友亦被命至尤晚溫問之曰出門于
中路遇見一鬼謂余曰見汝送人作郡不見人送汝作
郡友始怖終慙不覺淹緩溫笑而用之 前趙錄曰麟
嘉三年螽斯則百堂災自此鬼哭二宮夜夜不絕 後
趙錄曰魏豹字叔虎范陽人也遷中山太守有治名豹
嬖妾先死豹後于廩邱南妾形見與豹言翌日而卒
宋書曰劉伯龍少而長薄及長歷位尚書左丞武陵太

守貧窶尤甚常在家慨然將召左右營十一之方忽見一鬼在傍撫掌大笑伯龍歎曰貧窮固自有命乃復爲鬼所笑也遂止 梁書曰范雲嘗與梁武同宿顧嵩之舍妻方產鬼在外曰此中有王有相雲起曰王當仰屬相以見歸因是盡心推事 六帖曰李密破宇文化及還屯金鋪勁兵良馬多死王世充欲擊之恐士心未一乃謀以鬼動衆令德陽門衛張永通言夢人謂已曰我周公也能以兵助討密世充立祠洛旁使巫宣言周公令急擊密有大功不然兵且疫世充部下皆楚人信妖遂請戰 又曰高士廉進益州長史蜀人畏鬼而惡疾

雖父母病皆委去望舍投餌哺之士廉爲設條教辯告督屬風俗翕然爲變 又曰韋正貫擢嶺南節度使南方風俗信鬼正貫毀淫祠教民毋妄祈會海水溢人爭谷撤祠事以爲神不厭正貫登城沃酒誓曰不當神意長人者任其咎無逮下民俄而水去 又曰張果時有帥夜光者善視鬼帝召果密坐使夜光視之不見果所在 又曰李長吉將死忽書見二緋衣人駕赤虬持一板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下榻叩頭言阿孺老且病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爲記天上差樂無苦也 五代史曰王鎔已死

張文禮自為留後後文禮家鬼夜哭文禮懼病疽而卒
又曰隱帝即位宮中數見怪物投瓦石撼門扉隱帝
召司天趙延又問禳除之法延又對曰臣職天象日時
察其變動以考順逆吉凶而已禳除之事非臣所知也
然臣所聞者殆山魃也 吳越備史曰太學博士邱光
庭校書于樓中高濃屢往視之一日濃密登樓光庭不
知因回顧見一青面鬼遂大呼俄而見濃撫之曰謹勿
言之以是驗其非人 異人錄曰歙州江處士好道能
制鬼魅有婦人嘗為鬼附詣江求符江曰吾雖能禦之
意不欲與鬼神為讐爾既告我當善為遣之歸灑一室

令童子迎客良久一少年見江再拜江命坐不交一言
而去婦女自是不復見鬼

鬼三

原宋徵 阮論 左傳曰晉士伯曰薛徵于人宋徵于鬼

載車 結草易云載鬼一車 魏顆戰見老人

增豕立 雉飛左傳曰齊侯田于貝

難莫能 日予所嫁婦人 之父也詳報恩 子彭生也豕人立而啼 厭役鬼神術有市人姓王者兒婦染邪氣召全清治 之乃縛草人長尺餘衣之五綵結壇立草人于上咒之 良久嗚咽而語唯稱乞命全清詰之是何精魅從何而 來云是魁鬼頃歲春日于禹廟前見伊人遂相附和尚 倘捨之即自踰境不敢近人煙全清曰此妖詐不宜釋 之乃取一甕側卧以鞭驅約草人入甕中呦呦有聲符 緘甕口埋于桑林下戒家人無動其婦即日病瘥經五

古書齋詩益頁四 卷三三 靈異部 鬼 三

載因兵亂人皆逃避兵人見埋獲處謂有藏物遂打獲破見雉飛去立于桑杪作人語曰被這和尚禁却今日方見日光時全

清已仙化矣 **換帖** **贈巾** 嘗寶法書一軸每攜以隨身初應舉就文試寫畢夜色猶早以紙緘裹置于篋中及納試而誤納所寶書帖却歸館于籠中取書帖觀覽則程試宛在篋中遽驚嗟計無所出來往棘圍門外忽有老吏詢其事具以實告吏曰某能換之然某家貧居興道里倘換得願以錢三萬見酬公悅許之遂巡賈程試入入而以書帖出授公公愧謝而退明日以錢送詣興道里款關久之有家人出公公以姓氏質之對曰主人死已三日力貧未辦周身之具公驚歎久之方知棘圍所見乃鬼也遂以錢贈其家 陳書云賀德基字承業少時遊學京師于白馬寺前途一婦人容服甚盛呼德基入寺門脫白綸巾贈之曰君方為重器不

久貧寒故以此相遺德基問其姓名不荅而去 **盜蓋** 唐魏元忠一夕夜半有婦女數人立竹牀前公復可徙堂中乎羣女復移牀至舊所公曰能徙我牀至街市乎羣女再拜而去曰此寬厚長者可同常人玩之

哉 葆光錄云有軍人早出月色朗然見一獨足者橋欄上卧軍人少壯無畏懼乃抱之其鬼即云放我當有相酬軍人曰有何物曰有一銀蓋問居處曰少間送來軍人遂捨之其妻在家見一少年扣門云賢夫令將蓋歸授其妻而去至晚軍人回其妻將蓋示之夫乃說今早之事妻曰神物不可貯令將貨之易酒肉祭之夫從其言祭畢夫曰適見其蓋有似家內蓋樣莫是偷我者將來否妻往取視果失之矣夫妻愕然曰大是俊鬼子

被薜荔 **著衣冠** 離騷云屈原作山鬼歌若有人兮孝先為都官尚書自晉以來尚書寮皆攜家屬居省年代久遠多鬼怪每夜昏時無故有聲光或見人著衣冠從中出須臾復沒或門自開合見者多死尚書周確卒于此省孝先代確居之經兩載妖變皆息時人以為貞正所 **美人擲書** **進士投啟** 廣州押衙崔慶成轄香致云 舍夜見美婦人曰今日見君君必有疑今日捨君我寧不悔候君回轅別圖後會擲書云川中狗百姓眼馬撲兒御廚飯及還不敢宿皇華寓宿旅邸前婦人來曰今日之事可諧否十二字可辨否慶成不能對婦人因命

靈異部 鬼

靈異部 鬼

靈異部 鬼

靈異部 鬼

靈異部 鬼

靈異部 鬼

靈異部 鬼

青衣進酒終不舉餞乃作詩云妖魄才魂自古靈多情
 心膽似平生知君不是風流物却上幽原怨月明擲紙
 于地燈火俱滅丁晉公嘗見此十二字曰川中狗蜀犬
 也獨字百姓眼民目也眠字馬撲兒瓜子也孤字御廚
 飯官食也館字乃獨眠孤館四字楊愿監都下倉有
 通謁云江州進士呂口既相見投短啓云幽室微光寒
 泉涸滴楊誼之庖屢空孔緒之車何適愿曰孔緒之車
 何故事也其人曰楊三楊三汝楊邁之孫楊中之子孔
 緒之事何必問也愿怒欲擊之其人溘然仆地
 惟露幘頭巾子愿遽鋤之化為大鼠走入倉下

鬼四

原稱冤 後漢王忱為郿令至釐亭夜中聞女子稱冤言
 是亭長所殺即今門下遊徽是也忱為理之具

服亭下 遂無怪 **求食** 鬼猶 **忠義** 晉虞悝王敦作逆悝被執
 曰闔門為忠義鬼亦何恨

淫昏 邪文公用鄒子于次睢之社 **難見** 蘇秦曰楚
 子魚曰用人于淫昏之鬼 謁者難見

如 **為無** 獨以為無今見者云著生時衣服若人死有
 鬼

鬼衣服亦有鬼邪論 **黎邱** 呂氏春秋曰梁
 者大服修字宣子 叟患黎邱之鬼 **貝邱** 詳

三豕 **罔象** 浮光 魃 畢方 度 **鬼責** 莊
 立注 狐突不寐而與申 **焉能事**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 **妖夢** 傳
 生言故曰妖夢 未 能 事 人 焉 能 事 鬼 有

所歸 傳曰鄭人相驚以伯有至矣或夢伯有介而行曰
 子駟帶卒明年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子產乃立良

止以撫之乃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

白虎齧驂 史記云秦二世夢白虎齧驂 **黃熊入寢**

左傳晉侯有疾夢黃熊入寢于時子產聘晉晉侯使韓
 子問子產曰何厲鬼乎對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

為黃熊入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 **猶能為厲** 左

為盟主其未祀乎乃祀夏郊晉侯乃問 **恥與爭光** 嵇康夜燭
 云伯有為厲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

物精多則魂魄彊匹夫匹婦彊死而魂魄猶能憑依于
 人以為淫厲况良霄三世執其 **恥與爭光** 嵇康夜燭
 政柄而彊死能為鬼不亦宜乎

視乃滅燭曰恥
增誦易忽散北齊權會任助教時夜乘驢出東門鐘漏已盡

忽有一人牽頭一人隨後有異生人漸漸
題詩遂散

失路會心怪之誦易經上篇二人忽散
原搏膺而踊左傳晉侯殺趙同趙括及疾夢大厲鬼披髮搏

西陽雜俎云郭代公嘗山居中夜有人面如盤曠目出
被髮而譟又曰衛侯殺渾良夫

燈下公了無懼色徐染翰題其頰曰久戍人偏老長征
狐突見申生又曰狐突適下國見

馬不肥題畢吟
宣王見杜伯墨子云周宣王殺杜伯不

之其物遂滅
魏其讐田蚡田蚡殺魏其侯灌夫

膺而踊曰殺子孫不
徐伯報仲堪殷仲堪

義余得請于帝矣
伯執弓矢以射宣王伏弓衣而死

北面譟曰余為渾
善為積慶正可閑邪 既死有知

良夫叫天云無辜
鬼猶報怨人為不道鬼訴無辜 趙氏之冤搏膺入

吾無禮余得請于帝矣將以晉界秦秦將祀余突謂神
夢良夫之酷被髮叫天 當休明之代物不為妖

不享非類太子許復請後七日有巫者見太子告之曰
而聚怨之人鬼將有報有讐必報伯有之殺駟帶

帝許我伐有
無道則見齊侯之懼彭生

罪矣敝于韓
鬼五

伯執弓矢以射宣
原歌吳王女紫玉歌曰南山有女北山張羅意欲從君

王伏弓衣而死
護言孔多悲結成疹沒命黃墟命之不造宛如之何羽

若有擊者呼伏謝罪上使視鬼
族之長名為鳳凰一日失雄三年感傷雖有眾鳥不為

者瞻之曰魏其侯灌夫共答之
靈異部

演見流尸接而葬之旬日門前溝忽起為岸其夕有人
三

匹雙故見鄙姿逢君輝光身遠心近何曾暫忘 劉妙
容宛轉歌曰月既明西軒琴復清寸心斗酒爭芳夜千
秋萬歲同一情歌宛轉宛轉淒以哀願爲星與漢光影
共徘徊 又曰悲且傷參差淚成行低紅掩翠方無色
金徽玉軫爲誰鏘歌宛轉宛轉情復悲願爲煙與霧氛
氲對容姿 郭長生歌曰閒夜寂以清長笛亮且鳴若
欲知我者姓郭字長生 陳阿登歌曰連綿葛上藤
援復一組欲知我姓名姓陳名阿登 鼂包鬼歌曰花
盈盈正聞行當歸不聞死復生 鬼仙歌謠曰登阿儂
孔雀樓遙聞鳳凰鼓下我鄒山頭彷彿見梁魯 窓呼

祁孔賓歌曰祁孔賓祁孔賓隱去來隱去來修飾人世
甚苦不可諧所得未毫毛所喪如山崖 **增**唐韋應物

馬明生遇神女歌曰學仙貴功亦貴精神女變化感馬
生石壁千尋啓雙檢中有玉牀鋪玉簟立之一隅不與
言玉體安穩三日眠馬生一立心轉堅知無丹白蒙哀
憐安期先生來起居請示金璫玉珮天皇書神女呵責
不合見仙子謝過手足戰大瓜元棗冷如冰海上摘來
朝暮凝賜仙復坐對食了領之使去隨雲升乃言馬生
合不死少頃敕教令付爾安期再拜將生出一授素書
天地畢 元鄭元祐鍾馗鬼圖詩曰老髯足恐迷陽棘

鬼肩藤與振雙膝前驅肥身兒短黑非髯嬌兒則已腊
後從衆醜服廁役擔攜鬼脯作髯食鬼肌未必能肥脂
舖之空勞髯手擘彼瘦而巾褙長窄無乃癯儒執髯役
其餘醜狀千百態專爲世人尸辟怪楚龔獐老非其類
請問何由識其槩想龔目睛爍陰界行屍走鬼非殊派
民膏民脂飽死後却供髯餐縮而瘦無由起龔問其候
有嘯于梁妖莫管大明當天百祿轉物不疵癘民長壽
明郭登神靈詩曰乞福禳災許幾千分明報應不曾
偏神靈應是媿銅臭只問人間要紙錢

妖怪一

原周禮曰凡大傀災異合去樂注云傀怪也 又曰照
禋掌十輝之法以觀妖祥以辨吉凶注云輝氣也其類
有十 **增**春秋潛潭巴曰異之爲言怪也謂先發感動
也

妖怪二

增左傳曰有雲如衆赤鳥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
周太史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禳之可移于令尹司馬
張璠漢紀曰梁冀池中船無故自覆後被誅 後漢
書曰彭寵自立爲燕王多見變怪堂上聞蝦蟇聲在爐
火下鑿地求之不得後爲奴所殺 魏志曰鉅鹿張臻

至始中戴鴻鳥巢門臻告門人曰戴鴻鳥巢門此陰凶也乃援琴作詩句而卒 又曰朱建平善相相應璩曰君年六十二位爲常侍先此一年當獨見一白狗也璩年六十一爲侍中直內省忽見白狗衆人悉不見于是數聚會并急遊觀飲燕自娛年六十三卒 世說曰衛瓘永熙中家人炊飯墮地盡化爲螺出足而行瓘終見誅 異苑曰謝文靜于後府接賓婦劉氏見狗銜謝頭來久失所在婦具說之謝容無變色是月薨 又曰晉惠帝羊后將入宮衣中忽有火光自後藩臣構兵洛陽失御后爲劉曜所嬪 又曰太原王徽之字子猷元嘉

四年爲兗州刺史在道有客索酒炙言未訖而炙至徽之取自割終不入投地大怒少頃顧視向炙已變爲微頭矣驚愕反矚自覩其首在空中揮霍而沒 又曰葛輝夫義熙中在家宿至三更有兩人把斧至堦前疑是凶人往打之欲下杖悉變蝴蝶續紛飛散有一物衝輝夫腋下便倒少時死 又曰宋大明中頓邱縣令劉順酒酣晨起見榻牀上有一聚凝血如覆盆形劉氏武人了不驚怪乃令擣壺親自切血染壺食之棄其所餘後十許載至元徽二年爲王道隆所害 沈約宋書曰蕭思話在青州常所用銅斗覆在藥廚下忽于斗下得二

死雀思話歎曰斗覆而雙雀殞其不祥乎既而被繫
又曰劉敬宣嘗夜與寮屬宴空中有投一隻鷓于坐墜
敬宣食盤上三尺五寸已經人著過耳鼻間並欲壞頃
之而敗喪 又曰李林甫宅屢有妖怪其南北隅溝中
有火光大起或有小兒持火出入林甫惡之奏于其處
立嘉猷觀林甫之疾也晨起盥飾將入朝命取書囊即
常時所記事目也忽覺額重于常持者開視之即有二
鼠出焉投于地下即變為蒼狗雄目張牙仰視林甫命
弓射之殷然即滅林甫惡之不踰月而卒 雲齋錄云
宋潛為甘渡巡檢延故人趙當訓其子弟忽見美婦人

立燈下纖腰一搦唱曰郎行久不歸妾心傷亦苦低迷
羅箔風背泣西窓雨遂滅燈趨趙就寢曰妾本東方人
鬻身彭城郎今郎觀光上國妾豈可孤眠暗室明夜又
來諸生怪趙精神恍惚具告其父潛往觀焉見一婦人
唱日向曉臨鸞拂黛眉紅妖艷冶照羅幃不辭夜夜偷
相訪只恐旁人又得知宋大呼遽入以手抱之甚細乃
一燈檠耳焚之遂絕焉

妖怪三

原祥桑

妖鳥

史記云亳有祥桑穀並生于朝一暮大拱太戊修德祥桑枯死 周禮云庭氏掌射國中之妖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救月之矢夜射之注云獸謂狐狼等不見謂夜來呼鳴為怪

者救日射太陽

石言

蛇鬪

左傳曰石言于晉師曠曰石不能言恐有憑焉

救月射太陰

又曰初內蛇與外蛇鬪于鄭內蛇死

積羊

家語曰季桓子穿井

六年而厲公人聞之問申繻對曰人之所忌其氣欲

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豐

驢鼠

水之怪者龍

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

晉宣城郡有一物大如水牛

犬禍

狸妖

得土缶問孔子曰木石之怪夔魍魎水之怪者龍

而遲鈍到城下郭璞筮之名曰驢鼠

大禍

狸妖

漢書成帝河平年長安人石良見物如人狀在其室中

擊之為狗走去數日有數十人被甲持弓弩至良格擊

窗前大手

上詳妖怪

或死或傷皆為狗五月乃止犬禍也

樂廣為河南尹

窗前大手

上詳妖怪

官舍多妖怪前尹皆不敢處廣居之常外戶自閉後于

牆孔中得狸殺

燈下纖腰

窗前大手

志云少保馬公亮少時臨窓燭下閱書忽有大手如扇

自窓前伸入次夜又至公以筆濡雄黃水大書花字窓

窗前大手

上詳妖怪

怒甚索滌愈急公不應將曉哀鳴而手終不能縮且目

之遂絕妖怪

窗前大手

上詳妖怪

公將大貴我戲犯公何忍致我極地邪公獨不見溫

妖怪四

原十輝周禮詳

百物之

覆巢周禮云若族氏掌覆

妖鳥之巢以方書十

日之號十二辰十二月十二歲二十四星之號

射聲

懸其巢上則去之注妖鳥惡鳴之鳥鸚鵡之類

又庭氏職云若神則以太陰之弓與枉矢射之注云

作賦賈誼為長沙王傳三年有鵬飛入

去樂周禮詳

神謂非鳥獸之聲若叫于宋太廟曰嘻嘻出出之類

侵象謂侵

怪人禮

自傷故作賦自廣曰野鳥入室

厭勝厭禱

診氣

咎徵

能不惑

子文

主人將去請問于鵬予去何之

何不儲海賦云何奇不

國亡必有國之將亡

六

人亂則生傳

日

怪物能不惑

國亡必有

六

人亂則生

六

六

六

六

鵠退飛過宋

羣雁嚙死

搜神記云王莽篡漢東郡太守翟義謀舉義兵兄宜見羣

雁數十在中庭有狗從外入嚙之皆死後葬夷其三族

見豕負塗

易見人撤

漢書霍禹將誅人共見有人居其屋上撒瓦投

災

屋地就視無人第中鼠與人相觸第門皆自壞

祥在德惟天降災祥在德吉凶由人妖由人與

孽非天作天乃降災國時有恐是何祥也或有

有憑焉鑄鼎象物聖人備罔兩之姦懸鏡鑿形道

士防魘魅之惑徵社公之夢曹政亂而始亡降莘

邑之神號德衰而後滅

古香齋新刻袖珍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

古香齋新刻袖珍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一

靈異部二

寤前生

知亡日

再生

寤前生一

增商芸語林云張衡初死蔡邕母始懷孕二人才貌甚

相類時人云蔡邕是衡之後身獨異記云晉羊祜三

歲時乳母抱行乃令于東鄰樹孔中探得金環東鄰之

人云吾兒七歲死曾弄金環失其處所乃知祜前身東

鄰子也洞冥記云中書令王珉有一胡沙門瞻珉風

采曰使我後生得為此人子願亦足矣後珉生一子始

能言便解外國語及絕國珠貝素所未見即識其名咸

謂沙門乃前身也 宋高僧傳云處州釋知威天與多能富有詞藻時傳是徐陵後身 明皇雜錄云開元中房瑄爲盧氏宰道士邢和璞來瑄敬禮之暇日同出城因至夏谷村一廢寺松竹森映和璞坐于下以杖叩地使一人掘之數尺得一甌瓶中皆婁師德與永公書笑謂瑄曰頗憶此耶瑄因灑然悟爲永公後身也因語瑄終身事無不驗 宣室志云劔南節度使韋臯旣生一月召羣僧會食有一胡僧貌甚陋旣食韋氏命乳母出嬰兒請羣僧祝其壽胡僧忽謂嬰兒曰別久無恙乎嬰兒若有喜色衆皆異之胡僧曰此乃諸葛武侯之後身

耳吾往歲在劔門與此子善今聞降于韋氏吾故不遠而來韋氏因以武侯字之韋後自金吾節制劔南軍在蜀十八年果契胡僧之語 會昌解頤錄云劉立者爲長葛尉其妻楊氏忽一日泣謂立曰我以某日當死且以小女美美爲託曰他日美美長成望君留之三二年其夕楊氏卒後立罷官寓居長葛已十年矣有縣令某邀立往郭外看花令立先去舍趙長官莊行二三里見一杏園中有婦女十數人立駐馬觀之有一女年可十五六亦近敗垣中窺立至趙長官宅入門主人移時方出曰適女子與親族看花忽中暴疾所以不果奉迎坐

未定有一青衣與趙耳語趙起入內聞趙公嗟歎之聲
乃問立曰君某年爲長葛尉婿楊氏乎曰然有女名美
美僕名秋筍乎曰然趙又歎息驚異旋有人喚秋筍入
宅中見一女子涕泣謂曰美美安否對曰無恙也僕亦
訝之立徐問趙曰某未省與君相識何故知其行止也
趙乃以實告曰女適看花忽驟卒旣蘇自言前身乃公
之妻也適窺見公不覺悶絕立獻歛久之須臾縣令亦
至衆客俱集趙白其事衆咸異之立曰某今年尚未高
亦曾仕宦願與小娘子尋隔生之好衆共成之於是成
婚而美美長於母三歲矣 山堂肆考云元延祐間天

水趙源僑寓葛嶺其側卽賈似道故宅也日晚徙倚門
外忽一女子綠衣雙鬢年可十五六源注目久之明日
出門又見如此源問曰家何處女笑而拜曰兒家與君
爲鄰君自不識耳源遂留之宿明日辭去夜則復來源
一夕被酒戲之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女子有慚色數
日不來及再來源叩之乃曰本欲與郎君偕老奈何以
婢妾待之然君已知之矣不敢復隱源問其故女慘然
曰兒故宋平章秋壑之侍女也本臨安家子少善奕棋
年十五以棋童入侍每秋壑回朝宴坐半閒堂必召兒
侍奕是時君爲其家蒼頭職主煎茶每因供進茶甌得

至後堂君時年少美姿容兒見而慕之嘗以綉羅錢篋乘暗投君君亦以玳瑁指盒為贈後為同輩所覺讒於秋壑遂與君同賜死於斷橋之下君今以再世為人而兒猶在鬼錄言訖泣下源亦為之動容因謂女曰汝之精氣能久存於世耶女曰數至則散矣源曰何時女曰三年耳及期女卧病不起面壁而逝源感其情不復娶投靈隱寺為僧

寤前生二

增金粟如來 玉源道君 湖州伽葉司馬問李白是何人酒肆藏名三十春湖州司馬如相問金粟如來是後身按青蓮居士太白自號也 青瑣云劉沆赴舉有

老人贈一聯云今年且跨窮驢去異日當乘寶馬歸公日何以知之叟曰公是羅浮山玉源道君公媿謝而去

野狐入塚

大蛇盤鼓 廣異記云唐曲江縣尉孫緬家奴年六歲忽視緬母笑云

娘子總角時曾養一野狐今憶不母亦省之奴云爾時野狐即奴身也見鷹走入古塚後為獵人繫墮見閻羅王王以無罪當得人身遂生海州為乞人子飢寒二十而死又見王王曰與汝作貴人家奴遂得至此今已三生矣 東齋記事云宋蔡君謨知福州有疾累日夢登鼓角樓凭鼓而卧通判詰不打三更鼓角將對曰夜有大蛇盤鼓上驚亦不去甚可惡故此避之遂至違更君謨疾愈與通判言之人遂以君謨為蛇精也

寤前生三

原鮑靚 年五歲語父母曰本是曲陽李 羊祐詳 **增**

靈運來謁 謝靈運來謁願託君為父子鎬生貌類夢中所見者小字康樂及冠穎秀嗣主累 僧孺來謁 宋劉

用之平建州克相潭時號為邊羅漢

古香齋詩集卷四 卷之三 寤前生

冲之吉州人曾祖景洪居復隆山山上有牛僧孺讀書堂沈母夢牛相公來見而生沈仁宗時參知政事

知亡日

原山顏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石折漢蜀武

文翁曰西州石折智士死當譙周譙周自云昔孔子

會子孫設酒食後三日而卒出後年明卒時人疑以術知故假此言也折象自

亡日召九族燕飲辭訣忽無疾而死郭景純自云命謝夷吾知亡

再生一

增續漢書云武陵女子李娥年六十餘病故葬於城外

數里已四十日行人聞塚中有人聲便語其家人人往

視聞娥聲出之遂活吳志云孫休永安四年吳民陳

焦死埋六日更生穿土中出迦藍記云菩提寺西域

胡人所立沙門達多發塚取軀得一人以進時太后與

明帝在華林堂以為妖異使黃門侍郎徐紇問其姓名

死來幾年何所飲食死者曰臣姓崔名涵字子洪博陵

安平人也父名暢母姓魏家在城西阜財里死時年十

五今滿二十七在地十有二年常似醉卧無所食也時

復遊行或遇飲食如似夢中不甚辨了后即遣門下錄

事張雋詣阜財里訪涵父母果得雋還具以實聞后遣

送涵還家母魏把桃枝急令速去涵遂捨去遊于京師

嘗宿寺門下汝南王賜黃衣一具涵性畏日不敢仰視

又畏水火及刀兵之屬常走於達路遇疲則止不徐行也時人猶謂是鬼 前趙錄云麟嘉元年大將軍東平王約卒一指猶煖遂不殞殮至甲戌乃蘇言見淵於不周山經五日遂復從至崑崙山三日而復返 西京記云隋開皇三年京師西北凝觀寺有僧法慶造丈六夾紵像未成暴死時寶昌寺僧大智同日亦卒三日並蘇云見官曹殿上有人似王者儀仗甚衆見法慶在前有一像忽來謂殿上曰慶造我未成何乃令死便檢文簿云慶食盡命未盡上人曰可給荷葉以終壽言訖忽然皆失所在大智便蘇衆異之乃往凝觀寺問慶說皆符

驗慶不能復食每日朝進荷葉六枝齋時八枝如此終身同流請乞以成其像 神異錄云竇建德常發鄴中一墓無他物開棺見婦人顏色如生姿容絕麗年可二十餘衣服形制非近世者候之似有氣息乃收還軍中養之三日而生能言云我魏文帝宮人隨甄皇后在鄴死葬於此不知今乃何時也說甄后見害了了分明建德甚寵愛之其後建德爲太宗所滅帝將納之乃具以事白且辭曰妾幽閉黃壤已三百年非竇公何以得有今日死乃妾之分也遂飲恨而卒帝甚傷之 唐書云貞元中翰林待詔戴少平死十六日復生 溫泉志云

開元十七年宣州南陵縣丞李疑死已殯三十日而蘇
又光啟元年隰州溫泉民家有死者既葬行人聞聲
呼地下其家發之則復生歲餘乃死 逸志云任生隱
嵩山一夕聞異香一女子至留詩云我名籍上清謫居
遊五岳以君無俗累來勸神仙學任不顧後三日再至
又留詩云葛洪亦有婦王母亦有夫神仙盡靈匹君子
意何如任終不顧後任病卒道遇旌幢擁翠輦中一女
子吏令任避女子望見呼問安笑曰此是嵩山書生薄
命漢取吏所持文書曰不得忘情索筆判曰更與三年
吏曰此紫素元君有命須臾更生乃寤 又許飛瓊暴

卒三日復生人問其故乃誦詩云曉入瑤臺露氣清
稽神錄云新安人吳生嘗病熱死既棺殮忽有一鬼被
髮跣足自門而入徑至殯所掬沙撲人人皆驚走卽聞
椎聲喧噪良久瞥見一人衣冠儼然入厨中少頃卽出
去至暮家人乃敢臨視棺已開中亦空矣數月吳自建
康附書云吾已死矣有鬼救我遂活卽寢渴甚卽入厨
中飲訖性猶恍惚不覺出門今在都矣後歲餘乃歸人
皆呼爲吳還魂 間居錄云宋之末年姑蘇賣餅家檢
所鬻錢得冥幣焉因怪之每鬻餅必識其人與其錢久
之乃一婦人也跡其婦至一塚而滅遂白之官啟塚見

婦人卧柩中有小兒坐其側恐其為人所覺必不復出
餓死小兒有好事者收歸養之既長與常人無異不知
其姓鄉人呼之曰鬼官人元初猶在後數年方死

再生二

原梁國女 干瑩婢 晉惠帝時梁國女子許嫁已受禮
更以適人女不願父抑之遂得病死後夫還問女所在
乃至墓所發塚開棺女遂活因與歸後婿訴官爭之在
導議曰此不得以常理斷宜還前夫朝廷以為人妖
干寶父瑩有寵婢母甚妒夫卒時生推婢於墓中寶先
年少不審知後十年母喪開塚見婢伏棺如生載還經
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恩情如舊家中吉凶輒
能語後嫁 說漢宮事 往蓬萊山 博物志云漢末大
之生子 猶活既出平復如舊魏郭后錄著宮中常
人塚者宮人 猶活既出平復如舊魏郭后錄著宮中常
置左右問漢時宮中事說之了了皆有次緒及郭后崩

哭泣過哀遂死 晉方士戴洋字國流吳興長城人年
十二遇病死五日而蘇言執麾將士將往蓬萊崑崙積
石太室恒廬衡華 諸山既而遣歸

再生三

原王莽篡 曹公起 搜神記云漢平元始元年二月朔
棺外太守以聞說曰至陰為陽下人為上其後王莽篡
位 續漢書云獻帝初平中長沙人姓桓死月餘其母
聞棺中有聲發之遂生說陰為 六日而蘇 七日方
陽云其後曹公由匹庶起 六日而蘇 七日方
蘇傳曰晉人獲秦謀殺諸絳市六日而蘇 幽明錄瑯
宮殿復前見一人長大所著衣狀如雲氣王向叩頭說
婦已亡兒尚小便流涕此人為之動容特與三年之期
王又云三年不足活左右曰此間三 造化一

年世中已三十年又三十年王果卒

原肖形 播物人肖天地之形注云肖似也謂首圓
大德 不仁仁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 老子云天地不
狗

造化二

原鑪炭 橐籥天地為鑪兮造化為工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

不屈動而愈出 三生 一同老子云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

為一同 未有極 生於無地千變萬化未始有極 天

元氣 至精 大塊甄形 洪爐孕象 陰陽不測

造化多端 氣甄三才 功成萬化 圓蓋方輿

上騰下降 覆載設位 品物流形 萬物變化 一

氣生成 陰陽陶蒸 天地生殖 乾知坤作 道生

德畜 天長地久 日往月來 運以無窮 生而勿

有 雖品彙萬端 而生靈一貫 陰陽為炭 天地

構精 萬殊之象不同 千變之形無極 形開闢而

坱圠 氣交泰而氤氳 元牝為根希夷之精潛運

埏埴為器橐籥之用無窮 成形成象諒動靜之有常

相盪相摩信陶鈞之不息

變化一

增春秋潛潭巴云女子化為丈夫賢人去位君獨居丈

夫化為女子陰氣淖小人聚 國語云雀入海化為蛤

雉入於淮化爲蜃鼃鼃魚鱉莫不能化爲人 莊子云
北溟有魚其名爲鯤鯨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
鳥其名曰鵬 論衡云天地不變日月不易星辰不沒
正也人受正氣故體不變男化爲女女化爲男猶高岸
爲谷深谷爲陵也應政爲變非常怪也螿蟮化爲復育
轉而爲蟬蟬生翼翼不類螿蟮凡諸螟類多化也

變化二

增左傳云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
淵 紀年云周宣王時馬化爲狐 漢書云哀帝建平
中豫章男子化爲女子嫁人爲婦生一子長安陳鳳言

陽變爲陰此將亡之象 又建安二十年越有男子化
爲女子時周祥言哀帝時亦有此將有易代之事至二
十五年獻帝封於山陽 丹陽記云孫皓寶鼎元年丹
陽宣蹇之母年八十因浴于後湖遂化爲鱉 異苑云
邵陵高平黃秀以元嘉三年無故入山經口不還其男
根生尋覓見秀蹲空樹中從頭生毛色如熊問其故答
云天遣我如此汝但自去哀慟而歸踰年伐山人見之
其形盡爲熊矣 又苻堅建元年中長安樵人於城南
見金走白豎豎遣載取到化爲銅鼎入門又變成大鐸
異物志云元興二年衡陽雌雞化爲雄八十日冠萎

後桓元篡八旬而敗 又隆安中有青雌雞化而為赤
雄形尾都變冠彩皆具惟不能鳴

變化三

原腐草為螢 野雞變蜃 月令季春腐草為螢 孟冬野雞入大水為蜃 又

獸吸風而復生 鼠蹈火而不死 十洲記云炎州在南

狸惟死口向風復生 爾雅云鼯鼠夷由郭璞注云

狀如小狐食煙火束哲發蒙記云西域有火鼠布

鳥生杜宇之魄 蟬化齊女之形 華陽國志云蜀王杜

宇一號杜主七國稱

王號曰望帝後禪位開明隱西山時適二月子鵲鳥鳴

故蜀人悲子鵲鳥鳴也迄今農時先祀杜主云云 董

仲舒答問齊王之后怨王而死屍變為蟬

登庭樹嘒嘒而鳴王悔恨之故為齊女云 婦化石以

望夫 鳥銜木而填海 貞婦其夫從役婦攜幼子餒送

北山立望而形化為石 山海經云炎帝之女娃遊東

海溺死化為精衛狀如鳥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填東海

牛哀病以變虎 黃氏化而為鼃 淮南子云有牛哀

虎兄啟戶入哀搏殺之 續漢書云靈帝時江夏黃氏

之母浴而化為鼃入于深淵其後時出見初所簪一釵

猶在 其首 蓂弘血而成碧 泉客泣而為珠 莊子云蓂弘

血三年而化為碧 搜神記云南海之外有鮫人即

居水中其人每於泣下便能成珠故其地號為珠泉

野雀入水以成蛤 田鼠順時而化鴛 月令季春

公用戲竹之術 元緒對焚桑之言 吳越春秋云越處

女道逢一翁自稱袁公公即拔箴箴竹末折墮地女即

取其末袁公操其本而刺女女因舉杖擊之公則飛上

樹變為白猿 異苑云孫權時永康人遇一大龜東之

欲上吳王夜纜船於大桑樹中宵樹呼龜曰元緒奚事

博識令求如我之徒計將安薄龜曰禍將及爾云云

靈異部 變化

周穆軍士化為猿鶴 歷陽都人變成魚鱉

抱朴子云周穆王南征一軍盡化君子為猿為鶴小人為沙為蟲淮南子云歷陽之都一夕反為湖勇力聖智與怯不肖者同命

獸為毛羣天馬潛而在水 魚非羽族文鯨飛以

排空 漢元狩二年馬生余吾水中又元鼎四年馬生渥洼注水中左思蜀都賦云文鯨夜飛而觸綸

陶鈞無方 變化不一 未始有極 不知其生 物

既反常 事亦惑眾 於何不有 莫究其由 生則

有常 變而無極 察其所由 考以同類 推變化

之萬端 蓋生靈之一貫 顯變化之無方 亦天地

之常理

夢一

原周禮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 一曰正夢 謂無所

安自 二曰噩夢 噩愕也謂驚愕而夢 三曰思夢 覺之所思念而為夢 四曰寤

夢 謂覺所通而為夢也 五曰喜夢 謂喜說而有夢 六曰懼夢 謂恐懼而有夢 **增**

又曰太卜掌三夢之法 一曰致夢 謂出於思慮有因而致者 二曰箴

夢 奇怪之夢 三曰咸陟 無心所感之夢 **原**列子曰一體之盈虛消

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

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燭陰陽俱壯則夢生殺甚

飽則夢與甚飢則夢取以虛浮為疾者則夢揚以沉實

為疾者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將

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舞者哭晝想夜夢神形

所遇 **增**莊子云真人不寢不夢其覺無憂 又云夢者陽氣之精也心所喜怒則精氣從之 淮南子云若夫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弊而復新其爲樂可勝計也譬若夢夢爲鳥而飛於天夢爲魚而沒於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覺而後知其夢也今將有所覺乃後知今此之爲大夢也 夢書云夢者像也精氣動也魂魄離身神來往也陰陽感成吉凶驗也夢者與其人預見過失如其賢者知之自改革也夢告也告其形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鼻不喘鼻口不言也魂出遊身獨在心所思念忘身也受天神戒還告人也受戒不精忘神言也名之爲寤告符臻也古有夢官世相傳也

夢二

增列子曰黃帝憂天下之不治竭聰明盡智力五臟異感乃退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旣寤恬然自得曰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又二十九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之國而帝登遐 世紀云黃帝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又夢人執千鈞之弩驅羊數萬羣帝寤而歎曰風爲號令執令者垢去清治者土解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千鈞之弩異力能遠者也驅羊數萬羣是能善牧者也天下

豈有姓力名牧者哉依二夢占而求之得風后於海隅
登以爲相得力牧於大澤進以爲將 又湯思賢夢見
有人負鼎抱俎對已而笑寤而占曰鼎爲和味俎者割
截天下豈有人爲吾宰者哉初力牧之後曰伊摯耕於
有莘之野湯聞以幣帛聘之有莘之君留而不進湯乃
求婚於有莘之君君遂嫁女於湯以摯爲媵臣至亳乃
負鼎抱俎見湯 又文王徙都鄴季秋之月甲子赤雀
銜丹書入鄴止於文王之戶言天命歸周之意先是文
王夢日月之光著身 **原**周書云太姒夢見商之庭產
棘太子發取周庭之梓樹於闕梓化爲松柏棫柞寐覺

以告文王文王乃召太子發占之於明堂王及太子發
竝拜吉夢受商之大命於皇天上帝 **增**左傳云楚子
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太宰遽啟疆召公公將往
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
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也先君未
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之不
行何之三月公如楚 **原**莊子云宋元君夜夢人披髮
云予爲清江使河泊之所漁者豫且得子元君覺使人
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豫且乎左右曰有明日
豫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圓五尺君曰

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再欲活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鑽而無遺策仲尼曰神能夢於元君而不能避豫且之網智能七十鑽無遺策不能避刳腸之患是則智有所困神有所不及 呂氏春秋云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藜羹不斟七日不嘗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來爨之幾熟孔子見回攬其甑中而飯之食熟謁孔子而進之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欲饋顏回對曰不可嚮食埃煤入甑中棄食不祥因攬而飯之埃煤煙塵煤也 又尹儒學御三年而無得焉夜夢受秋駕於師明日往朝其師而謂之曰吾非愛道也恐子之未可

予也今日將教子以秋駕

秋駕御法

尹儒反走北面再拜曰

今夕臣夢受之先為其師言所夢固秋駕也

增史記

云秦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于廊衍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 漢書云高祖薄姬內後

宮歲餘不得幸始姬與管夫人子兒相愛曰約先貴無相忘已而管夫人子兒先幸漢王四年坐河南城西幸靈臺此兩美人侍而薄姬不得見二人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問其故兩人俱以實告漢王心慘然憐薄姬是夕召欲幸入對曰昨夢龍據上曰是貴徵也吾為汝成之幸有身生文帝 又王太后母曰臧兒為槐里王

仲妻生兩女長嫁爲金王孫婦臧兒卜女當貴乃內之
太子宮太子幸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姪身時王美人夢
日入懷太子曰此貴徵也孝景帝卽位王夫人爲皇后
其男爲太子景帝崩太子襲號爲武皇帝 **原**辛氏三
秦記云昆明池漢武帝立之習水戰中有靈沼神池云
堯時治水訖停船此池池通白鹿原人釣魚於原綸絕
而去魚夢於武帝求去其鉤明日帝戲於池見大魚銜
索帝曰豈非昨所夢乎取魚去其鉤而放之後於池邊
得大珠 **東觀漢記**曰諸將勸光武立乃召馮異上曰
我夢乘龍上天覺悟心中動悸異因下席再拜賀曰此

天命發於精神心中動悸大王重慎之性也異遂與諸
將定議上尊號 **增**又永平三年春有司奏請立長秋
宮以率八妾上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
遂登至尊先是數日后夢有小蟲飛無數隨著身入皮
膚中復飛出 **原**又和熹鄧皇后常夢捫天體蕩蕩正
青滑有若鍾乳仰喻之以訊占夢言堯夢攀天而上湯
夢及天舐之此皆聖王之夢 **謝承後漢書**云范式字
巨卿與張元伯爲友式仕郡爲功曹後夢元伯元冠垂
纓屣履而呼曰我死當以時葬永歸黃泉子不我忘豈
能奔喪式便馳往赴之式未到而喪已發引柩不進母

曰豈有望耶巨卿既至叩喪執紼而引柩乃進 袁宏
漢紀云溫序爲護羌校尉爲隗囂所殺世祖詔洛陽城
旁爲塚封長子壽印平侯夜夢序告之曰久客思鄉壽
卽棄官上書歸葬 後漢書云蔡茂字子禮夢坐大殿
極上有三穗禾茂跳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以問主
簿郭賀離席慶曰大殿者宮府之形像也極而有禾人
臣之上祿也取其中穗者是中台之位於字禾失爲秩
也旬月而茂徵焉乃辟賀爲掾 續漢書云鄭元夢孔
子造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以讖言
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而卒 皇甫謐高士傳云桓

帝好老子之書夜夢見老子乃詔陳相爲老子立祠

增吳志云王珣夢人以大椽筆與之語人曰此當有大
手筆事 **原**陸機晉書云王濬夢懸四刀於其壁上濬

問主簿李毅毅拜曰夫三刀爲州而今益一明府其臨
益州乎 王隱晉書云陶侃字士行鄱陽人少漁于雷
澤夢背上生翅飛入天門見門非常不敢入而下 **增**

又明帝微察王敦營壘敦正晝寢夢日環其城驚起曰
此必黃鬚鮮卑奴也 唐書云魏徵疾太宗夢與徵別
是夕徵卒故御製碑文曰昔高宗得良弼於夢中朕今
失賢臣於夢後 又武后問狄仁傑曰朕夢雙陸不勝

何也仁傑與王方慶俱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傲陛下乎且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危矣又李嶠爲兒時夢人遺雙筆自是有文辭又張志和母夢楓生腹上而產志和又王勃嘗讀易夜夢若有告者曰易有太極子勉思之寤而作易發揮數篇又李白之生母夢長庚星因以名之又王遠知母晝寢夢鳳集其身因有娠又尹知章絳州翼城人少勤學嘗夢神人以大鑿開其心以藥內之自是日益開朗盡通諸經義未幾而諸師友北面受業又張鷟字文成聰警絕倫書無不覽爲兒童時夢紫色大鳥五彩成文降於

家庭其祖謂之曰五色赤文鳳也紫文鸞鷟也爲鳳之佐此兒當以文章瑞於朝廷因以爲名字又劉沔爲小校從李光顏討淮西前後遇賊力戰鋒刃所傷幾死者數嘗傷重卧草中目黑不知歸路昏然而睡夢人授之雙燭曰子方大貴此行無患可持此而還旣行炯然有雙光在前六帖云上官昭容者名婉兒初母鄭方妊夢巨人界大稱曰持此稱量天下婉兒生踰月母戲曰稱量豈爾耶輒啞然應後內秉機政符其夢五代史云王仁裕喜爲詩其少也嘗夢剖其腸胃以西江水滌之顧見江中沙石皆爲篆籀之文由是文思益進乃

集其平生所作詩萬餘首爲百卷號西江集 夢珍廣
記云宋太祖母昭憲皇后夢日入懷而娠生之夕光照
室中又夢神人捧日置於腹誕太宗 又宋韓琦初爲
秦州觀察使夜夢以手捧天三次後果歷仕仁宗英宗
神宗三朝封魏國忠獻王 又宋理宗夢二胡僧曰二
十年後當以此殿還我旣覺宣問馬廷鸞對曰胡僧乃
夷狄類二十年後必主夷狄於殿下稱藩上命誌之遂
立碑記事至元間有僧官楊總攝以宋殿基原係佛寺
因高宗南渡都杭遂爲殿是知前夢果應其數 又宋
周必大以燔庫藏爲已咎就謫臨行辭婦翁翁先夢人

曰掃雪迎宰相而必大適至忽一日必大夢至一所見
殿上曰彼貌雖陋以帝鬚與之旣覺而願癢遂生美鬚
後竟居台鼎相者詣之莫知所貴良久捋其鬚曰帝王
鬚也 又明永樂初廬陵錢舉發解南省及廷試夢頭
生角同年曰頭角崢嶸在此舉矣旁一人曰羊角乃解
字也恐有解姓者復居首耶及發榜臚傳名果得解縉
又明顧廷評洪武甲子正旦夢以羊角置兀上而拜
明日請人解之曰羊角是解字在兀上湊成元字果秋
試第一 又莆田林環永樂丙戌廷試夢其友李文淵
送犬肉一片乃狀字又鸞一臂接之乃元字歷官文淵

閣學士始悟夢文淵者乃先兆也 又王鈺夢騎黑龍於土上橫一金玉砌橋跨而折杏三枝既寤請解之曰黑龍應壬辰科橫一金玉砌橋乃汝姓名得杏三枝乃探花也後永樂七年果中第三 又明盱江王僉事名華弘治間守備處州行司內二大樹各有竅見五色衣矮人出入華命泥塞數次復開怪甚命工伐之忽夢章容二人執兩木來語告寬覺閱卷遍審無此姓名意疑樟榕為崇竟成病賦云藥不靈兮病弗瘳功名事業一齊休生前姓字題金榜死後文章記玉樓流水落花隨我去夕陽古木使人愁可憐子幼妻年少爭奈緣慳不

到頭隨擲筆而卒 又樂平程楷嘗夢本縣神人告曰此地舊有會元今二百四十年當應之成化丁未果中考郡志宋朝馬廷鸞淳祐丁未會元適合二百四十年之數

夢三

原魂交 神應 莊子云其夢也魂交其覺也形開 魏

曰得飲食又云夢見芻狗曰當墮車折脚又云夢見曰有神靈動君 吞爻 作賦吳虞翻立易注奏上曰臣

與夢無異也 遇放髮披鹿裘布易六爻撓其三以飲臣臣乞盡吞之 道士曰易道在天三爻足矣豈臣當受經也 王延壽 字文考曾有異夢意惡之乃作 懷蛟 吐鳳 上董仲

夢賦自厲後溺水死年二十 靈異部 夢

揚雄作甘泉賦 蝶飛 馬舞 莊子夢為蝴蝶栩栩然

既成夢吐白鳳 蝶飛 馬舞 黃平夢舍中馬舞

數十人向馬拍手救火也平未歸而火發 為鳥 吞

起也向馬拍手救火也平未歸而火發 為鳥 吞

鳥宋昭公夢為鳥味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曰予 黃

熊白虎左傳云晉侯有疾夢黃熊入於寢門子產曰 黃

間秦二世夢白虎齧 遊天 射月 秦穆公夢遊天

帝錫符命秦遂大昌 左傳云晉呂錡夢射 授筆

月中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 授筆

夢蘭江淹夢授五色筆文詞日麗 燕姑夢天使與已

諾生穆公 增三馬 兩犬 曹操夜夢三馬同槽命謀

名之曰蘭 增三馬 兩犬 士賈詡詳之乃曰馬者祿

馬之類吉兆也何必疑之後應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

三人篡位也 宋岳飛與金人戰勝居朱仙鎮守忽夢

兩犬能言次口 謁故人周僧遂說夜夢僧曰兩 乘龍

大言是獄字此行宜避之果被秦檜獄屈死

洗馬 洗馬 洗馬 洗馬 洗馬 洗馬 洗馬 洗馬 洗馬 洗馬

渭河 渭河 渭河 渭河 渭河 渭河 渭河 渭河 渭河 渭河

元稹 元稹 元稹 元稹 元稹 元稹 元稹 元稹 元稹 元稹

木旁 木旁 木旁 木旁 木旁 木旁 木旁 木旁 木旁 木旁

乃折 乃折 乃折 乃折 乃折 乃折 乃折 乃折 乃折 乃折

重幕 重幕 重幕 重幕 重幕 重幕 重幕 重幕 重幕 重幕

也一 也一 也一 也一 也一 也一 也一 也一 也一 也一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靈異部 夢

冰下人語為陽請陰媒介事也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君
其為人作媒乎策曰老夫耄矣不為媒矣既而太守田
約因策為子求張氏 蛇繞身 狼咬脚 王隱晉書云
女恰至仲春而成婚 張邈奉使夜夢狼咬
身遂效其形而作草蛇之書 張邈奉使夜夢狼咬
一脚索統曰脚肉被咬為却字當不行不應命而卒

日入懷 松生腹 吳志曰孫堅夫人夢日入懷中而生
八公也後十 得傳說 見周公 乃旁求諸野曰夢帝
賈子良弼說築于傅巖之野惟 山上有水 井中生
肖 孔子曰吾不復夢見周公 乃旁求諸野曰夢帝

桑 魏鄧艾伐蜀夢至山上有水流問凌劭曰山上有
水寒寒利西南往有功也 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往必
克蜀其不還者乎 蜀何祇夢井中生桑趙直曰桑非
井中物井中亦非生桑之所乘字四十八恐君壽不得
過此祇曰足 增盜羊入獄 乘驢墜水 許超夢盜羊
矣後果驗 韓泉善解夢衛中行為中書舍人時有故舊子弟以選

入獄揚元積曰當得城陽令後封城陽侯 又祕書郎
韓泉善解夢衛中行為中書舍人時有故舊子弟以選

事投衛論屬衛欣然許之駁榜將出其人夢乘驢蹶墜
水中登岸而靴不濕選人與韓有舊訪之因告以夢時
韓被酒戲曰公今選事不諧矣據夢衛
生相負足下不沾及後榜出果駁放

夢四
原夢矣 占之 禮文王謂武王曰爾何
詩乃占我夢 夢矣 詩大人占之
傳吾夢如是 訊夢 同夢 詩召彼故老訊之占
妖夢 惡夢 是踐 秦伯執晉侯云亦晉之妖夢
殷浩論夢 衛玠問樂廣夢云是想玠玠曰形神不接而
成疾廣問故命駕往剖析之即愈廣歎曰此賢胸中必
無膏肓之疾 或問殷浩曰得位夢棺得錢夢糞何也
浩曰官本臭腐故得官而見屍錢本 至人無夢 牧
糞土故得財而夢穢時皆以為名言

人乃夢 寢無夢 下詩 二豎之災 兩楹之奠 晉
侯

古香齋詩鑑類函 卷三十三 靈異部 夢

靈異部 夢

靈異部 夢

病夢二豎子曰居膏之上育之下其奈我何子曰余
疇昔之夜夢坐奠于兩楹之間予殆將死矣遂寢疾七
日維熊維羆維魚維旗詩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
祥又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旄
維旗矣室家羨羨豐收之兆也
吳門繞腸 晉侯監
腦左傳云晉侯夢繞吳閭門隣母曰安知其非吉徵也
曰吉我得天楚伏
天落二棺 帝與九齡 天落二棺
其罪吾且柔之矣
棺再遷也果然
武王曰夢帝與我九齡
曹人社
宮 聲伯涉洹
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疆許之
伯涉洹歌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懼
帶夫印綬
不敢占之三年而後言言之至暮而卒
斷女擊囊 張魚為武威太守妻懷孕夢帶夫印綬登樓
占者云當生子復此郡終此樓果然
詳夢
三水邊 增夢涉水火 夢登柱礎
北齊陽休之夢登

大塚見一銅柱刻為蓮花形休之登柱礎以手捉
柱曰柱轉三匝吾當至三公柱遂轉三匝後果驗
八為公 四十當貴 吳丁固事詳夢三夜夢老人謂曰君
年至四十當 卞忌占夢 東萊論夢 惡夢從官卞忌
貴後果然 六丁善占夢注云六丁謂六甲中丁神也若
自言能使六丁善占夢注云六丁謂六甲中丁神也若
甲子旬中則丁卯為神甲寅旬中則丁巳為神類若
使之法先齋戒然後其神可至使致遠方物及知吉凶
也東萊博議云形神相接而夢者世歸之想形神不
接而夢者世歸之因因之說曰因羊而念馬因馬而念
車因車而念蓋因有牧羊而夢鼓吹曲蓋者矣是雖非
今日之因實出於前日
原千秋夢高祖 叔孫夢豎
之想故因與想一說也
牛漢田千秋感動曰此高祖神靈
叔孫卒餓死 占六
夢之吉凶 候五旬之虛實
西極有人不食不衣而多
眠五旬一覺以夢 堯舜上聖符域內之休徵 桀紂
中所為者即為實

古香齋續鑑類函 卷之三十三 靈異部 夢

古香齋續鑑類函 卷之三十三 靈異部 夢

古香齋續鑑類函 卷之三十三 靈異部 夢

下愚作寰中之不軌夢書云堯夢乘青龍上泰山舜夢擊鼓 桀夢黑風破其宮紂夢大

雷擊其首 刺出眼中遽獲金環之報 角生頭上旋聞刀

用之災述征記云陳留周氏婢入山採樵夢見一女子

中見蠶蠶草生眼乃拔之即於其 丞相長男掘得錢

而被買 林陵陶令枉殺人而致殂幽明錄云丞相王

錢買其大兒長豫後掘得一窟錢數果百萬長豫無病

而死述征記陶繼為林陵令枉殺樂伎後夢伎來曰

訴天得理令來相取遂 賈弼易頭之時文章可玩

謝奉說夢之曰凶具備臻幽明錄云賈弼夢見人曰愛

能半面笑半面啼兩手把筆文章各異 搜神記云謝

奉與鄭猷善忽夢猷與人爭錢因落水死奉為凶具忽

覺即往猷處具說猷曰吾昨夜夢與人爭錢為凶具忽

悵不語落廁而死奉為凶具其夢無異後果驗 張茂

問象竟為大郡之徵 蔣琬占牛卒踐上公之位後漢

字子禮夢象意為不善問萬推推曰君當後為大郡而

夢五

原詩宋謝靈運詠夢詩曰覺謂寢無知寐中非無見意

狀盈眼前好惡迭萬變既悟眇已往惜為浮物戀孰視

娑婆盡寧當非赤縣 梁沈約夢見美人詩曰夜聞長

歎息知君心有憶果自闔闔開魂交覩顏色既薦巫山

枕又奉齊肴食立望復橫陳忽覺非在側那知神傷者

古齊齋齋齋齋齋 靈異部 夢

潺湲淚沾臆 又何遜夜夢故人詩曰客心驚夜魂言
與故人同開簾覺水動映竹見牀空浦口望斜月洲外
聞長風九秋時未晚千里路難窮已如臃腫木復似飄
飄蓬相思不可寄直在寸心中 **增**唐王勃夢遊仙詩
曰僕本江山客牽跡在方內寐寤霄漢間居然有靈對
翕爾登霞首依然躡雲背電策驅龍光煙迷儼鸞態乘
月披金帔連星解瓊珮浮識俄易歸真魂莫難再寥廓
沈遐想周遑奉遺誨流俗非吾鄉何當釋塵昧 李白
夢遊天姥吟留別詩曰海客談瀛洲煙濤微茫信難求
越人語天姥雲霓明滅或可覩天姥連天向天橫勢拔

五嶽掩赤城天台四萬八千丈對此欲倒東南傾我欲
因之夢吳越一夜飛度鏡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
谿謝公宿處今尚在淥水蕩漾清猿啼脚著謝公屐身
登青雲梯半壁見海日空中聞天雞千崑萬轉路不定
迷花倚日忽已暝熊咆龍吟殷富泉慄深林兮驚層巔
雲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煙列缺霹靂邱巒崩摧洞
天石扇訇然中開青冥浩蕩不見底日月照耀金銀臺
霓爲衣兮鳳爲馬雲中君兮紛紛而來下虎鼓瑟兮鸞
回車仙之人兮列如麻忽魂悸兮魄動恍驚起而長嗟
惟覺時之枕席失向來之煙霞世間行樂亦如此古來

萬事東流水別君去分何時還且放白鹿青崖間須行
即騎訪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

杜甫歸夢詩曰道路時通塞江山日寂寥偷生惟一

老伐叛已三朝雨急青楓暮雲深黑水遙夢歸歸未得

不用楚辭招 常建夢太白西峯詩曰夢寢昇九崖杏

靄逢元君遺我太白峯寥寥辭垢氛結宇在星漢宴林

閉氤氳簷楹覆餘翠巾鳥生片雲時往溪水間孤亭晝

仍曛松峯引天影石瀨清霞文恬目緩舟趣霽心投鳥

羣春風又搖權潭島花紛紛 韋應物感夢詩曰歲月

轉蕪漫形影長寂寥鬢觀微夢感歎起中宵綿思靄

流月驚魂颯迴颺誰念茲夕永坐令顏鬢凋 白居易

中書夜直夢忠州詩曰閣下燈前夢巴南城底游覓花

來渡口尋寺到山頭江色分明綠猿聲依舊愁禁鐘驚

睡覺惟不上東樓 杜牧秋夢詩曰寒空動高吹月色

滿清砧殘夢夜魂斷美人邊思深孤鴻秋出塞一葉暗

辭林又寄征衣去迢迢天外心 項斯夢仙詩曰昨宵

魂夢到仙津得見蓬山不死人雲葉許裁成野服玉漿

教喫潤愁身紅樓近月宜寒水綠杏搖風占古春次第

引看行未遍浮光牽入世間塵 羅隱歸夢詩曰陸海

波濤漸漸深一迴歸夢抵千金路旁草色休多事牆外

鶯聲肯有心日晚向隅悲斷梗夜闌澆酒哭知音貪財
敗陣誰相悉鮑叔如今不可尋

原賦後漢王延壽夢賦曰余夜寢息乃有非恒之夢其
爲夢也悉覩鬼物之變怪則有虵頭而四角魚首而鳥
身三足而六眼龍形而似人羣行而奮搖忽來到吾前
申臂而舞手意欲相引牽於是夢中驚怒膈臆紛紜曰
吾含天地之純和何妖孽之敢臻爾乃揮手振拳雷發
電舒斲游光斬猛猪批鬣殺斫魑魍捐魍魎拂諸渠撞
縱目打三顧撲茗蕘扶夔魍搏現睨睺眈於是三三
四四相隨踉蹌而歷僻礧礧礧精氣克布鞦韆繆繆

鬼驚魅怖或盤跚而欲走或拘攣而不能步或中創而
婉轉或捧痛而號呼奄霧消而光散寂不知其何故嗟
妖邪之怪物豈干真人之正度耳唧嘈而外朗忽屈伸
而覺悟亂曰齊桓夢物而以霸兮武丁夜感得賢佐兮
周夢九齡年百慶兮晉文鹽腦國以競兮老子役鬼爲
神將兮轉禍爲福永無恙兮 **增**唐杜顥夢賦曰夫人
者何乾坤之至精夫夢者何精爽之所成及乎羣動息
閑宇清澹爾安寢儼乎無營亦或不意而得亦或因感
而生明休咎之先兆通喜怒之深情其爲吉也懸三刀
以作郡凌八門以上征或生松以表秩或贈蘭以爲名

鹽腦審其戰勝鑿心啟其才英其爲凶也晉侯彌留作疾於二豎孔公將歿觀莫於兩楹雖臧否之殊感諒希微之難明是以太古無夢以絕欲聖人肇夢以治想隨事而生觸類而長或含悲以憎暢或當歡而契賞曾有慕而忽來屬所思而必往雖遼萬里遽諧疇昔之遊縱冥九泉亦覲平生之像鬼出神入惟惚惟恍則有睽間庭闈煙霜歲暮常馳戀於定省忽飛魂於寐寤撩軒幌而無隔邈山河之徑度常倏忽而往來竟不由於道路獨有遭遇明時羈遊上國才譽不振命途仍塞仰軒后之通感慕殷宗而見刻當捧日而披誠庶明君之夢得

又夢五色筆賦曰始其良夜幽閑齋心朗暢寢彌安於自得思不適於無妄故降綵筆冥徵元貺與蠅集而殊端方兔毫而詭狀丹翠式序元黃可分參乎素色爛以成文若以我修詞五綵必能吐鳳若以我揮翰一飛何謝慶雲是知物有幽通神爲真宰夢於掌握驚茲夕以靈奇瞻彼筆端勝常時之光彩誠有志而必達宜飾躬而不殆展轉虛室矐矐曉日目眩昧於花容想綢繆於錦質或乍進而乍退類若虛而若實旣而駭人恍然觀身雖放言之在我豈假手而非神則知五色之靈筆善誘斯文之日新 蔣防夢捧日賦曰靈降嘉夢天垂

至陽誠發身之兆朕符翊聖之禎祥所謂神而遇闇而
彰息冲澹之居于于而自得見貞明之質曖曖而彌光
倏爾疑升瞰兮下燭撞曉甘寢之所恍惚曾泉之曲撫
金烏之翼匪隔雲霄駐羲和之車乍迴昏旭想夫卑高
莫隣授受何因忽煌煌而委照值默默而凝神寂其神
乃無間而通碧落上其手自有昊而得紅輪縹緲魂交
光芒景附肘腋輝爍襟懷煦嫗類銜規於遠山同抱璧
於中路在忘形之際用示無私當向晦之時將祛未寤
豈不以精誠可託光陰可駐從九霄之降祉表千載之
嘉遇者也故曰道契幽微天且不違胖蠻陰隲指掌陽

輝載營魄而虛無默住荷靈貺而照燭潛依至若冥蒙
上越埃壘中歇始悠悠以神契俄赫赫而明發驗扶桑
之際其往阻修偶支枕之時其來倏忽是知天無親降
靈而非遐神不昧獨幽而不賒不然何虛徐衽席承奉
光華高眠而不驚不悚見瑞而可仰可嘉然則苟命之
談足徵程昱之榮有兆常眷眷於天路每拳拳於雲表
周旋寤寐偃仰昏曉庶照臨之理咸通知葵藿之誠不
小張隨莊周夢蝴蝶賦曰伊漆園之傲吏談元默以
和光表人生之自得繫萬化之可量萬靈齊乎一指異
術昭乎通莊忘言息躬輒造逍遙之境靜寐成夢旋臻

罔象之鄉於以遷神於以化蝶樂彼形之蠢類忘我目之交睫於是飄粉羽揚翠鬣始飛飛而稍進俄栩栩而自愜煙中蕩漾媚春景之殘花林際徘徊舞秋風之一葉於戲變化悠悠人生若浮希微兮其狀方異恍惚兮其神遂收雖遽遽而復體尚悄悄以在眸我豈彼類彼寧我儔苟夢非而覺是誠虛往而實留且元蹤莫覲真理難求莊周之夢蝶而蝴蝶之夢周歟乃知元氣混然感通斯衆爲生死之異分量寤寐而適中形因靜息符大辨之不言神以化遷異至人之無夢若夫氣爲質本夢與道俱以我之有化彼之無固假寐而倏忽越百齡

以須臾其在周也不知蝶之於彼矣其在蝶也不知周之於此乎若然者萬物各得其性一體或殊其途有徐徐而龜曳其尾有察察而狼跋其胡智者所以自智愚者所以自愚則孰能間其巨細孰能別其榮枯欲窮莊生夢蝶之理走將一問於洪鑪

魂魄一

原易云精氣爲物遊魂爲變 禮記云作其祝號元酒以祭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 又云氣也者神之盛也魂也者鬼之盛也 左傳子產云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彊 又樂祁

云心之精爽是爲魂魄 白虎通云魂者何謂也魂猶
佖佖也行不休也動於外主於情魄者白也猶著人者
也主於性 淮南子云天氣爲魂地氣爲魄 又魄問
於魂曰道何以爲體曰以無有爲體魄曰無有有形乎
魂曰無有魄曰無有何得而問也魂曰吾直遇之耳視
之無形聽之無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喻道非吾道
也 抱朴子云師言欲求長生當勤服大藥欲得通神
當水火分形分形則自見其身三魂七魄而天地靈祇
皆可接山川之神皆可役也 **增**禮郊特牲云凡祭慎
諸此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

抱朴子曰人無賢愚皆知已身之有魂魄魂魄分去
則人病盡去則人死故分去術家有錄之之法盡去則
禮典有招魂之義此之爲物至近者也然與人俱生至
於終身莫或有聞見之者豈可以不聞見復言無乎

魂魄二

原禮記云延陵季子適齊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既封
左袒右還其封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
之也 韓詩外傳云溱與洧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
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祓不祥也 越絕書云越王問於
范子曰寡人聞人失其魂魄者死得其魂魄者生物皆

有之人亦有之范子曰人有之萬物亦然天地之間人為貴物之生穀為貴以生人與魂魄無異也 離騷云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玉憐哀屈原忠而斥棄憂愁山澤魂魄放逸厥命將落故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外陳四方之惡內崇楚國之美以諷諫懷王冀其覺悟而還之也 **增**晉書云東海王越死帝哀痛越柩被焚乃招魂葬越於丹徒中宗以為非禮乃下詔曰夫冢以藏形廟以安神今世招魂葬者是埋神也其禁之博物志云五岳之神堅四瀆之精仁泰山天帝孫也主召人魂東方萬物之始故主人生命之長短 王子

年拾遺記云融阜山上有翻魂稻言食者死更生

魂魄三

增思沛

登山

史記云高祖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
襄陽耆舊傳云羊公與鄒潤甫登峴
山垂泣曰我百年後魂魄猶當登此山
王肅喪服要記云魯哀公葬其父孔子曰寧設魂衣乎
哀公曰吾父生服錦繡死有衣被何魂衣為
二 下詳魂

設衣 食稻

魂魄四

原賦梁沈炯歸魂賦曰古語稱收魂升極周易有歸魂

卦屈原著招魂篇故知魂之可歸其日已久余自長安反乃作歸魂賦其辭曰伊吾人之陋宗資元聖而云始

肇部閔之靈源分昌發之世祀實聞之乎家記又孚之
於惇史亢宗貴而博古四史成乎一身怪日月之遼遠
而承襲之相因豈少賤之能察非末學之知津也若夫
風流退讓在秦作相越江以東惟戎及鄴出忠出孝且
卿且公世歷十五爰逮余躬值天地之幅裂遭日月之
霧虹去父母之邦國埋形影於胡戎絕君臣而辭胥宇
踏厚地而跼蒼穹抱北嘶之胡馬望南飛之夕鴻泣露
襟而雜露悲微吟而帶風昔休明之伊始余播棄於天
地自太學而遊承明出書生而從下吏身豫封禪之會
名入南宮之記登玉墀之深眇出金門之崇邃受北狄

之奉書禮東夷之獻使口實不嘗至屈膝遜言以殊方
降意嗟五十之踰年忽流離於凶忒值中軍之失權而
大盜之移國何赤疹之四起豈黃霧之云塞祈瘦弟於
赤眉乞老親於劇賊免伏鎖以解衣遂窘身而就勒旣
而天道禍淫否終斯泰靈聖奮發風雲響會埽欃槍之
星斬蚩尤之旆余扳逆而効從遂妻誅而子害雖分珪
而胙土乞長河之如帶肌膚之痛何泯潛翳之悲無狀
我國家之沸騰我天下之匡復我何辜於上元我何負
於鄰睦背盟書而我欺圖信神而我戮彼孟冬之云季
總官司而就繼託馬首之西暮隨檻車而迴轍履戕戕

之層冰面颺颺之巖雪去莫敖之所縊過臨江之軌折
矧今古之悲涼竝攢心而霑袂渡狹石之欹危跨清津
之幽咽烏虛弓而自隕猿號子而腹裂歷沔漢之逶迤
及楚郢之參差望隆中之大宅映峴首之沉碑旣縲然
而就鞅非造次之能窺至若高祖武皇帝之基天下也
岐周景亳之地龜圖雀書之祕醒醉之歌味絕讓畔之
田鱗次余旣長於克民覺何從而掩泗水兮深且清
宛水兮澄復明昔南陽之穰縣今百雉之都城我太宗
之威武遏宛洧而陳兵百萬之虜俄成魚鱉千仞之阜
倏以滄瀛雖德刑成於赧服故蠻狄震乎雄名乃尋浙

而歷商遂經秦而至洛覺高蹈之清遠具風雲之倏爍
其山也則欽岑巖鬼巖叟婆陁或孤峯而秀聚或逸出
而橫羅千歲之木生嶺表百丈之石枕谿阿其水則砰
訇滂汨或寬或疾擊萬瀨而相奔聚千流而同出何武
關之狹隘而漢祖之英雄山萬里而仰雲霧水百仞而
寫蜿蜒若一夫而守隘豈萬衆之能攻去青泥而踰白
鹿越渥水而到青門長卿之賦可想邵平之跡不存咄
嗟驪山之阜惆悵灞陵之園文恭儉而無隳羸發掘其
何言訪軹道之長組捨藍田之璵璠無故老之可訊竝
撫撫之空原登未央之北闕望長樂之基趾伊太后之

所居築旗亭而成市槐路鬱以三條方塗坦而九軌觀
阡陌之遺蹤實不乖乎前史傍直城而北轉臨橫門而
左趨南則董卓之塢北則苻堅所居卽二賊之墟壘爲
彼主之庭除終南寵窅太一嗟峨九變堀起八壘連河
汨涇泥之混濁灌渭渚之清波指咸陽而長望何趙李
而經過息甘泉而避暑猶爽塏而清和爾乃背長夏涉
素秋卧寒野坐林陬霜微凝而侵骨樹裁動而風適思
我親戚之顏貌寄夢寐而魂求察故鄉之安否但望斗
而觀牛稚子天於鄭谷勉勵愧乎延州聞愛妾之長叫
引寒風而入楸何精靈以堪此乃縱酒以陶憂至誠可

以感鬼秉信可以祈天何精隕而魄散忽魂歸而氣旋
解龍驂而見送走郵驛於亭傳出向來之大道反初入
之山川受繞朝之贈策報李陵之別篇淚未悲而自墮
語有咽而無宣於時和風四起具物初榮草極野而舒
翠花分叢而落英魚則潛波渙躍鳥則應嶺俱鳴隨六
合之開朗與風雲而自輕其所涉也州則二雍三荆昌
歡江并唐安浙洛巴郢雲平其水則河淮江漢洧隨浩
汗澧潦漭滴涇渭相亂或浮深而揭淺或凌波而沿岸
每日夕而靡依常一步而三歎蠻蠻之與荆吳元狄之
與羌胡言語之所不通嗜欲之所不同莫不疊足斂手

正香齋新刻袖珍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一
三
低脅曲躬豈論生平與意氣止望首邱於南風悲城邑
之毀撤憇風水之渺揚旣畫地而謁帝乃懷楮而升堂
何神仙之足學此卽雲衣而虹裳也

古香齋新刻袖珍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一

古香齋新刻袖珍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二

方術部一 方術總載 醫

方術總載一

增東漢徐登傳云道士趙炳以氣禁人人不能起禁虎
虎伏地低頭閉目便可執縛以大釘釘柱入尺許以氣
吹之便可躍出射去如弩箭之發 邵氏家傳云邵信
臣爲少府南陽遭火燒數萬人信臣時在丞相匡衡坐
心動含酒東向漱之遭火處見雲西北來冥晦大雨以
滅火雨中酒香 西京雜記云鞠道龍善爲幻術嘗云
有東海人黃公少得異術能制龍御虎佩赤金刀以絳

古香齋新刻袖珍淵鑑類函

卷三百二十二 方術部 方術總載二

續束髮立興雲霧坐成山河及衰老氣力羸憊飲酒過
度不能復行其術 漢官典職云安帝時作九賓樂舍
利之獸從西方來戲於庭入前殿激水化成比目魚漱
水作霧化成黃龍長八丈出水遊戲於庭炫熠目光
異苑云趙侯以盆盛水吹氣作禁魚龍立見 解奴辜
本傳云解奴辜張貂者亦不知其何郡國人也皆能隱
淪出入不由門戶奴辜能變易物形以誑幻人 晉書
云僧涉者西域人也不知何姓少爲沙門苻堅入長安
虛靜服氣不食五穀日能行五百里言未然之事驗若
指掌能以秘咒下神龍每旱堅使之咒龍請雨俄而龍

下鉢中天輒大雨堅與羣臣親就鉢中觀之 又沙門
曇霍者或遺以衣服受而投之於河後皆以還其本主
衣無所污行步如風雲 後魏書云悅般國真君九年
遣使朝貢并送幻人稱能割人喉脉令斷擊人頭令骨
陷血出或數升或盈斗以草藥令嚙咽之須臾血止世
祖恐言是虛乃取死囚試之皆驗 崔鴻北涼錄云元
始十四年七月西域貢吞刀吐火秘幻奇伎 北齊書
云由吾道榮琅琊人也初晉陽人某大明法術爲人傭
力無識之者道榮聞之訪得其人其人以道榮好尚乃
悉授之謂道榮曰我本恒岳仙人有罪爲天宮所謫今

限滿將歸卿宜送吾至汾水及至汾河河水暴長其人乃臨水禹步以一符投水中流便徐自沙石上渡河而去道榮嘗往晉陽至滌山中夜逢猛獸以杖畫地即成火坑猛獸遂去 唐書云顯慶元年上御福安門樓觀大酺胡人欲持刀自刺以為幻戲上不許之乃下詔曰聞在外有婆羅門胡人等每於戲處乃將劍刺腹以刃割舌幻惑百姓極非道理宜竝遣發還蕃勿令久住仍約束邊州若更有此名色竝不須遣入朝

方術總裁二

原視日 作霧 周文為項燕視日視日吉凶舉動之占 文即周章 張楷能作五里霧裴優亦

能作三里霧求學於張楷不見 後優作賊辭連楷以無驗見原 水戲 鈴語 夏統字

克問統能水戲乎統乃作鱗魚躍鱗解引於是風波振 駭迴搏大風至含水噴天雲飛雨集 劉曜攻洛陽石

勒訪佛圖澄澄曰相輪鈴聲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 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

軍出捉得劉曜也 召鬼 隱形 劉根能令人見鬼太 召祈七祖皆面縛責祈乃謝而遣之 石苞謂管輅

曰君鄉人翟文耀能隱形君何以不隱輅曰此陰陽蔽 匿之道苟得其數四岳可藏况七尺之形遊於變化之

內僕正身以明道見數不為異知術不為奇素隱行怪 未暇斯 漢武帝 任文公 帝好方術道藝之士莫不

務也 公善天文曉遁 生百果 釣鱘魚 吳介象字元則有 甲能役使鬼神 化種瓜菜百果皆立生 又論鱘魚膾最上乃 於殿庭穿堦置水垂綸於食頃即釣得鱘魚也 生枯

木 活死人 趙炳能令枯木生莢茅屋爨鼎 吳士燮 為交趾太守病死三日仙人董奉與丸藥

以水含之乃蘇四日 殺黑龍 與青囊 史記墨子北

能語董奉字君曼 曰帝以今殺黑龍先生色黑不可行也 郭璞受業於

河東郭公以青囊九書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 筮之術禳災轉福通致無方璞門人 趙載竊青囊書未及讀即為火所焚 畫江而渡 禁

水不流 晉丁義受神方於吳猛以白羽 鳩鬪知兵 郎顛父宗字仲緩治京氏易善風角星管六

宗知京師有火災記時日果如其言 楊由 推步之 見社中水鳩相鬪知有兵賊象乃不赴酒食

學 孤虛之術 後漢書傳云陰陽推步之學往往見於 靈之府靡得而窺至乃河洛之文龜龍之圖箕子之術

師曠之書緯候之部鈴訣之符皆所以探抽冥贖參驗 人區時有可聞其流風角遁甲七政元氣六日七分逢

占日者挺專須臾孤虛之術及望雲省氣推據祥妖時 命或有驗斯道隱遠元與難原故聖人不語怪神罕言性

不可使 京房著易林 段翳明風角 京房自云篤病

行遇道士張君授以方術所著易林至今行世 後漢 段翳字元章治易明風角有就學未至預知姓名有一

生辭歸翳合藥并簡書封於筒中告曰有急發視之到 葭萌與津吏爭舟撻從者頭破發取膏藥傳創即愈生

歎服因 左慈入羊羣 于吉見鏡中 左慈盤中釣魚 還卒業 孫策殺道士于吉後照鏡看面創見吉立于鏡中遂

卒 藥巴護病立廟 張衡鬼道教人 巴蜀人正旦朝 又飲而漱曰臣鄉里以臣能治護病為臣立廟今日者

老皆入臣廟故醉成都市失火救之後果上言失火有 雨來皆酒氣 後漢張衡為五斗米道因作信義倉置

米其中往來者任食量腹取足過則輒病以鬼道教人 衡即 樊英漱水救蜀火 郭憲喫酒厭齊火 樊英推

陵子 樊英漱水救蜀火 郭憲喫酒厭齊火 樊英推 漱水以救蜀火 郭憲從駕含酒三喫執法 風起庭

奏不敬曰齊國失火故獸之後果上言失火 風起庭

百不齊洲金卷四

卷三十三

方術部

方術總載四

中父哭子

風吹竈突女辭姑

管輅字公明在王弘直坐有飄風高三尺在庭

中從申上來幢幢迴轉輅曰東方有馬吏至恐父哭子明日吏至弘直子果死李南少明風角女亦曉家術晨詣厨室見疾風起吹竈突及井泣辭姑曰此主爨者當之必死也果驗 費長房假壺公之術 薊子訓取嬰兒之驗

醫一

原周官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

瘡首疾

瘡酸痛也首疾頭痛病

夏時有癢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

有嗽上氣疾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

養猶治也

以五氣五

聲五色視其死生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五臟之動

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 又瘍醫掌腫瘍潰瘍金

瘍折瘍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

以五味節之

論語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

巫醫

增

左傳醫和對晉侯曰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

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

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災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

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

淫則生內熱惑蟲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

史記云病有六不治一驕恣不論於理二輕身重財三

衣食不能適四陰陽并臟氣不定五形羸不能服藥六

信巫不信醫皆不治也 漢書云醫經者原人血脉經

絡骨髓陰陽表裏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鍼石湯火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 文中子云善醫者先寢食而後醫藥 韓子云醫善吮人瘍含人血非有肌骨之親也利之所在也 **原**物理論云夫醫者非仁愛不可託也非聰明理達不可任也非廉潔淳良不可信也是以古之用醫必選名姓之後其德能仁恕博愛其智能宣暢曲解能知天地神祇之次能明性命吉凶之數處虛實之分定逆順之節原疾疹之輕重而量藥劑之多少貫微達幽不失細小如此乃謂良醫且道家則尚冷以草木用冷生醫家則尚溫以血脉以燠通徒

知其大趣不達其細理不知剛柔有輕重節氣有多少進退盈縮有節却也名醫達脉者求之寸口三候之間則得之矣度節氣而候溫冷參脉理而合輕重量藥石皆相應此可謂名醫有名而不良者有無名而良者人主之用醫必參知而隱括之 **增**難經云望而知之謂之神聞而知之謂之聖問而知之謂之工脉而知之謂之巧 韓子云善醫者不視人之肥瘠而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猶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理亂而已矣

醫二

原說文曰巫彭初作醫 帝王世紀曰黃帝使岐伯嘗味草木典醫療疾今經方本草之書咸出焉 又曰黃帝有熊氏命雷公岐伯論經脉傍通問難八十為難經教制九針著內外術經十八卷 搜神記曰黃帝赭鞭鞭百草盡知其平毒寒溫之性臭味所主以播百穀故號神農皇帝 **增**素問曰岐伯祖世之師曰儻貸季理惑論曰神農嘗草殆死者數十黃帝稽首受針於岐伯 世本曰巫咸以鴻術為帝堯之醫 說苑曰古醫曰苗父 **原**左傳曰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

一曰居育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育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公曰良醫也厚禮而歸之 史記云扁鵲姓秦名越人少時為人舍客長桑君遇而竒之知非常人乃呼扁鵲與語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無泄乃出懷中藥與之飲以上池之水以此視疾盡見五臟癥結特以診脉為名耳 又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召扁鵲扁鵲入視疾出曰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居二日半而簡子寤 **增**又扁鵲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洛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痺醫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

兒醫秦太醫令李醜自知技不及扁鵲使人刺殺之

原列子云龍叔謂文摯曰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謂龍叔子試背明而立曰嘻吾見子之心矣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聖智爲疾者或由此乎

增漢書云張機

字仲景南陽人也受業於同郡張伯祖善於治療尤精經方所著有傷寒論三十二篇爲後世方脉之祖後漢書云華佗字元化廣陵太守陳登得病佗脉之曰胃中有蟲欲成內疽食腥物所致作湯二升服之吐蟲三升頭赤而動半身猶是生魚膾佗爲人性惡難得意恥以醫名曹操苦頭風召佗日在左右後求歸取方因妻

疾數日失期操累書呼之佗恃能厭事猶不肯至操大怒殺之佗臨死出書一卷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號青囊經吏畏法不敢受佗索火焚之

又韓康字伯休霸

陵人采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貳價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是韓伯休耶乃不貳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爲遁入山中

魏志沛相陳珪舉孝廉太尉黃琬

辟皆不就精於方藥處劑不過數種心識分銖不假稱量針亦不過數處若疾結於內針藥所不能及者乃先令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剝破腹背抽割積聚

若在腸胃則斷截前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傳以神膏
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間皆平復 **增**晉書云王叔和高
平人博好經方尤精診處採撫羣論撰脉經十卷後世
爲高陽生竊撰脉訣託之叔和反掩其真云 又云皇
甫謚字士安自號元晏先生以著述爲務後得風痺疾
因疾而學醫習覽經方手不輟卷遂盡其妙 沈約晉
書云司馬景王嬰孩時有目疾宣王令華佗治之出眼
瞳割其疾而納之傅藥 續搜神記云許永爲豫州刺
史鎮歷陽其弟得病心腹堅痛居一夜忽聞屏風後有
鬼言何不速殺之明日李子豫當以赤丸打汝汝卽死

矣腹中鬼對曰吾不畏之及旦遂使人迎子豫既至病
者聞腹中有呻吟之聲子豫遂於巾箱中出八毒赤丸
與服之須臾腹中雷鳴彭轉大利所病卽愈 龔慶宣
鬼遺方序云劉涓子於丹陽郊外較射忽有一物高二
尺許因射而中之走如電激聲若風雨夜不敢追明日
率數十人尋其踪跡至山下見一小兒問曰何往小兒
曰主人昨夜爲劉涓子所殺取水以洗瘡因問主人是
誰答曰是黃父鬼乃依小兒還未至聞搗藥聲遙見三
人一人卧一人閱書一人搗藥卽齊聲叫突而前三人
竝走遺一癰疽方竝一曰藥時涓子得之從宋武帝北

征有被創者以藥塗之隨手而愈論者謂帝王崛起天
必助之蓋天以此授武帝也涓子用方爲治千無一失
演爲十卷號曰鬼遺方 齊諧記談藪云錢塘徐秋夫
善治病宅在湖溝橋東夜聞空中呻吟聲甚苦秋夫起
至呻吟處問曰汝是鬼耶何爲如此饑寒須衣食耶抱
病須治療耶鬼曰我是東陽人姓斛斯平昔爲樂遊吏
患腰痛死今在湖北雖爲鬼苦亦如生爲君善醫故來
相告秋夫曰但汝無形何由治鬼曰但縛茅作人按穴
鍼之秋夫如其言爲針四處又針肩井二處設祭而埋
之及暝夢一人來謝曰蒙君療疾復爲設祭除饑解痛

感惠實多當代服其通靈秋夫宋元嘉六年爲奉朝請
宋書云孫法宗忽苦頭痛夜有女人至曰我是天使
來相謝行創本不及善人使者誤相及但取牛糞煮傳
之卽驗一傳便瘥一境賴之 梁書云陶弘景字通明
性好醫方修撰神農本草經三卷撰真誥十卷集驗方
五卷廣肘後方爲一百卷世所施用多獲異效 隋書
云許智藏高陽人少以醫術自達陳亡入隋使詣揚州
會秦王俊有疾上馳召之夜夢其亡妃崔氏泣曰本來
相近今聞許智藏將至其人若到當必相苦爲之奈何
明夜俊又夢崔氏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以避之藏

至為俊診脉曰病已入心即當發痼不可救也果如言
俊數日而薨 唐書云王冰自號啟元子為太僕令博
好醫方得先師所傳太素及全元起者大為詮次註素
問合八十一篇二十四卷歷二十年方成今為世所宗
又張從正字子和睢州考成人精於醫古書有吐汗
下三法世傳黃帝岐伯所為書也從正用之最精號子
和汗下吐法所著有儒門事親若干卷蓋為儒生桑某
所潤色云 又李杲字明之鎮人也世以財雄鄉里幼
好藥方醫術時易人張元素以醫名燕趙間杲捐千金
從學不數年盡傳其業所著有脾胃論蘭室秘藏若干

卷人號為東垣 又孫思邈京兆華原人周宣帝時天
下多事隱居長白山學道鍊氣洞曉天文推步精究醫
藥嘗入涇陽水府傳龍宮方三十首後作千金方即散
此於其內後又作千金翼方行世今慶陽府有孫真人
祠 又許允宗善醫或勸其著書答曰醫者意也思慮
精則得之脉之候幽而難明也吾意所解口莫能宣也
古之上醫安在視脉以診脉為對脉對脉即病與脉俱
也藥與病值惟用一物藥也攻之療未萌之兆氣純而愈
速今人不善脉以情度其病多其物以幸有功譬獵不
知兔廣絡原野冀一人之獲術亦疎矣一藥偶得他味

相制弗能專力此難愈之驗也脉之妙處不可傳虛著方劑終無益也 國史補云王彥伯自言醫道將行列三四竈者藥於庭老幼塞門而請彥伯指曰熱者飲此寒者飲此風者飲此氣者飲此各負錢帛來酬無不効者 金史云劉完素字守貞河間人嘗遇異人陳先生以酒飲守真及寤洞達醫術若有授之者乃撰宣明論原病式保命書皆為世所宗人稱之曰劉河間 又張元素字潔古學醫夜夢有人用大斧長鑿鑿心開竅納書數卷於其中自是洞徹其術治病不用古方其說曰運氣不齊古今異軌古方新病不相能也自為家法云

元史云朱震亨字彥修浙江婺之義烏人也精於醫道其所著述甚富皆為近世之所宗尚云

醫二

原六技 四家 後漢書云郭玉者廣漢人初有老父釣於涪水因號涪翁著針經脉法弟子程

高尋求積年翁乃授之玉少師事高學方診六徵之技為太醫丞 劉歆七畧云論方技為四家有醫經家有方家有房家 九折 十全 楚辭云九折臂而成醫

有神仙家 毒藥以共醫事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 切脉 攻

食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四為下 理 史記扁鵲謂號太子中庶子曰越人之為方也不待

理 切脉望色聽聲寫形 袁準正論曰良醫療病攻於

勝 含血 舐痔 名醫破癰潰潰得車一乘 莊子云秦王有病

車五乘所治愈 出蛇 走獺 劉勳女苦左膝裏瘡癢

古今圖書集成醫部全錄卷三百三十三 醫

迎佗使視佗以繩繫一犬於馬後走馬牽犬犬困不能
 行因取刀斷犬腹以向瘡口須臾有若蛇者從瘡中出
 長三尺瘡遂愈 劉敬叔異苑云廣陵下廟宋元嘉中
 縣人張氏女日暮宿祠門下夜有物假作其婿來女魅
 惑成病海陵王纂能療邪鬼始 四難 三折 後漢書
 下 一針有一癩從女被內走出 四難 三折 後漢書
 療貴人時或不愈帝問其故對曰有四難焉自任不用
 臣一難將身不謹二難骨節不强三難好逸惡勞四難
 臂然後為醫 增 玉版 金匱 黃帝素問有玉版篇
 肘後方 舐痔 徒癰 宋時有薛伯宗者善徒癰疽公
 四卷 孫秦患背伯宗瘡氣封之乃徒至齋前柳樹上明日癰
 消樹便生一瘤如拳大後癰出黃赤汁斗餘樹為之痿
 損 金液 銀丸 於金液收三七於銀丸 杏林
 橋井 說實云吳人董奉有道隱居於廬山行醫賣藥人
 令之種一二株不索其錢歲久所種杏有千餘株逢春
 時花開燦如雲錦遠近稱之號為董仙杏林 又桂陽

人蘇耽得修真之術隱於郴州高秀之峯種橘鑿
 井以救時疫病者食橘葉飲泉水即愈人號橋井
 湔腸滌臟 解顱理腦 中庶子曰暴蹙而死扁鵲至號國
 可活也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乎曰臣聞上古有俞跗療
 病不以湯液乃割皮解肌湔洗腸胃漱滌五臟 抱朴
 子曰淳于解 穿胸納餅 刮骨去毒 抱朴子云文擊
 顱而理腦 仲景穿胸以納赤餅此但醫家猶能若是 蜀志云關
 羽為流矢貫臂每陰雨常疼痛醫曰矢鏃有毒入骨破
 乃可除之也

醫四

原醫師 食醫 周禮醫師聚毒藥以供醫事凡疾病疔
 飲六饌百饌百 委制 不呼 尸子曰有醫者秦命
 善治疾也張子委制焉夫身與國亦猶此必有所委制

均治之謂均曰背非吾背也任之治焉治之遂愈均誠
 善治疾也張子委制焉夫身與國亦猶此必有所委制

善治疾也張子委制焉夫身與國亦猶此必有所委制

然後治 朱雲 換心 傷臟 列子云魯公扈趙齊嬰

病不呼醫 飲藥 志強而氣弱 故足於謀而寡於斷 嬰志弱而氣強 故少

於慮而傷於專 若換心則均善矣 遂飲以毒酒 迷死剖

胸探心 易置之 投以神藥 既寤如初 顏含字洪都 兄

畿得病 死於醫家 家人迎喪 旆每繞樹 不可解 引喪者

顛仆 稱畿曰 吾未當死 除疾 出方 疾而曰 必使醫除

乃服藥 多而傷五臟也 求活 照病 說寶云 李勣疾家

類焉 未之有也 下華佗事 詳醫二 夫耳位至三公 年踰八十 非命乎 生

許軼曰 我山東田夫 耳位至三公 年踰八十 非命乎 生

死係天 寧可更求活耶 又葉法善 有鐵鏡 鑑物如小

人有病 以照之 盡見臟腑 中所 視頂 墮胎 為郎中

滯之物 然後以藥療之 卽痊愈 視頂 墮胎 為郎中

其子登疾 重時 張萬福 善醫 初除泗州 與芳故 舊芳賀

之具言 子病 惟恃故人 一顧也 張詰且 候芳 芳遽引 視

登遙見 登頂 曰 有此頂骨 何憂也 因按脈 五息復 曰 不

錯壽且 逾八十 乃留芳 數十字 登後為 庶子 年至九十

而卒 宋邵康 節母 李夫人 病瘦 醫投藥 夫人夢坐 堂

門左右 有木瓜 二株 右者 已枯 父取藥 覆之 及期 生康

節同墮 死胎 女後十餘年 夫人病 卧堂上 見女子 拜泣

曰 母不察 庸醫 以藥毒 兒可恨 夫人曰 命也 女子曰 若

命兄何 獨生 夫人曰 汝兄 獨生 亦命也 女子涕泣 而去

又十餘年 夫人再見 女子 來泣 曰 一為 庸醫 所候 二十

年方得 受生 與母 緣重 故來 相別 耳 漢高罵 侯求 醫於 秦

秦伯使 醫和 視之 曰 病不可 為也 是謂 近女 色疾 如蠱

惑以喪 志良 臣將 死 天命 不祐 漢高祖 疾甚 呂后 迎

醫上罵 曰 命乃 在天 三世 乃服 五日 不救 禮記 云

雖扁鵲 何益 不使 治 魏志 徐毅 得病 謂華 佗曰 昨日 使醫 曹

吏劉祖 針胃 管 便苦 夜卧 不安 佗曰 誤中 肝也 五日 不

救後 吐血 而瘥 大怒 則愈 魏志 華佗 字元 化 視郡

果然 多取 貨而不 加功 又棄 去留 書罵之 太守 怒令 追殺 之

不得 噴嚏 吐血 數斗 而瘥 呂氏 春秋 云 齊威 王有 疾

良醫 文摯 曰 令王 大怒 則愈 乃 尋延 俱起 兄弟 竝

誤王 大怒 將烹 文摯 其疾 果痊 呂氏 春秋 云 齊威 王有 疾

善佗 曰 尋外 實延 內實 各與 藥飲 明日 俱起 鵲冠 子

云扁鵲兄弟三人並善醫魏文侯問曰汝兄弟三人孰最善對曰長兄視色故名不出家仲兄視毫毛故名不出門鵲針人血脉投人藥餌故名聞諸侯有疾哀公使醫視之醫曰居處飲食何如子曰丘春居葛籠夏居密陽秋不風冬不湯飲食不過飲酒不勤醫曰是良醫也扁鵲見桓侯曰君有疾在皮膚針灸可及後數日在腠理湯藥可及後見桓侯而反走曰疾在骨髓針灸湯藥不可及也數日桓侯病召扁鵲鵲已逃公乃卒

藥 左傳云三折肱知為良醫也 張

蘇澄試疾 柳宗元宋清傳云清長安西都藥市人也居人求藥雖不持錢者皆與之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請取直或不識送與券清不為辭歲終度不能報取焚券終不復言 語林云人有患應病者問醫官蘇澄澄云古無此方吾檢本草集天下藥物試讀之每發一聲腹中輒應惟至一藥再三無聲因處方以此藥為主別味性亦相近服之疾除

增宋清焚券

居處飲食 皮膚腠理 公孫子

折肱之醫 苦口之

形與壽期

門擅桐君之術

家傳葛氏之方

疾既

入於骨髓

藥不至於膏肓

何氣候之將衰

而致

養之有失

掌日臻之疾得失殊輪

稽終歲之功上

下異食 藥不至焉三世之功何益

疾可為也十句

之臥有瘳 通五味五穀之資必順其志

參九藏九

竅之變無逆於時

原獸醫馬醫

牛醫 漢書云張里

鐘黃憲

乘治

掌療

周禮云巫馬掌養疾馬而擊

於校人注云乘謂驅步以發其疾知病之所

處乃治之相助也 又獸醫掌療病及瘍

醫五

原詩 宋鮑照過銅山掘黃精詩曰玉肪閱中經水芝韜

內籍寶餌緩童年命藥駐衰歷矧蓄終古情重拾煙霧
迹羊角棲斷雲榼口流隘石銅谿畫森沉乳竇夜涓滴
旣類風門磴復像天井壁踈踈寒葉離深深秋水積松
色隨野深月露依草白空守江海思豈貴梁鄭客得仁
古無怨順道今何惜 梁吳均採藥大布山詩曰我本
此山北緣澗採山麻九莖日間照三葉長生花可用蠲
憂疾聊持駐景斜景斜不可駐年來果如驚安得崑崙
山偃蹇三珠樹三珠樹始菱絳葉凌朱臺玉壺白鳳臚
金鼎青龍胎韓衆及王子何代無仙才安期儻欲顧相
見在蓬萊 江淹採石上菖蒲詩曰瑤琴久蕪沒金鏡

廢不看不見空闔裏縱橫愁思端緩步遵行波揚拽汎
春瀾竇赤煙流綺水綠桂涵丹憑酒意未悅半景方白
歎每爲憂見及杜若詎能寬冀採石上草得以駐衰顏
赤鯉儻可乘雲霧不復還 **增**宋蘇軾贈眼醫王生彥

若詩曰鍼頭如麥芒氣出如車軸間關絡脉中性命寄
毛粟而況清淨眼內景含天燭琉璃貯沆漉輕脆不任
觸而子於其間來往施鋒鏃笑談紛自若觀者頸爲縮
運鍼如運斤去翳如拆屋常疑子善幻他技雜符祝子
言我有道此理君未矚形骸一塵垢貴賤兩草木世人
方重外妄見瓦與玉而我初不知刺眼如刺肉君看目

與翳是翳要非目目翳苟二物易分如麥菽寧聞老農
 夫去草更傷穀鼻端有餘地肝膽分楚蜀吾於五輪間
 蕩蕩見空曲如行九軌道竝驅無擊轂空花誰開落明
 月自臄胸請問樂全堂忘年老尊宿彦若樂全先生門下醫也明
 皇甫汭送王良醫之武岡詩曰白髮微官在滄江別路
 長看星趨翼軫問水過沅湘採藥身千里聞猿淚幾行
 惟應鴻寶訣猶得侍淮王 又贈金醫詩曰少年學道
 出長桑閉戶時窺五色方漢武甘泉初鑄鼎好將靈藥
 獻君王

原賦晉嵇含寒食散賦曰余晚有男兒既生十朔得吐

下積日羸困危殆決意與寒食散未至三旬幾於平復
 何矜孺子之坎軻在孩抱而嬰疾既正方之備陳亦旁
 求於衆術窮萬道以弗損漸丁寧而積日爾乃酌醴操
 散商量部分進不訪舊旁無顧問偉斯藥之入神建殊
 功於今世起孩孺之重困還精爽於既繼

原贊宋王微茯苓贊曰皓苓下居披紛上蒼中狀雞臆
 具容龜蔡神伴少司保延幼艾終志不移柔紅可佩
 又禹餘糧贊曰疏波瀝浸徒謂範常沈靈秘用神哉無
 方阡疇不惠稼穡非芳明德禹功信在餘糧 又桃飴
 贊曰阿鹿續氣胡膠屬絃未若桃飴越地通天液首化

玉醜貌定仙人知暘日胡不蔭年 又黃連贊曰黃連苦味左右相因斷涼滌暑闡命輕身縉雲昔御飛蹕上旻不行而至吾聞其人

原文梁簡文帝勸醫文曰天地之中惟人最靈人之所重莫過於命雖脩短有分年壽繇天然而寒暑反常嗜慾乖節故瘧寒瘡首致斃不同伐斧爛腸摧年匪一拯斯之要實在良方亦有騷人之詠彭城秦國之稱和緩季梁之遇盧氏號子之值越人爰至久視飛仙長生妙道猶變六一於金液改三七於銀丸畜玉匣之精研紫書之奧桃膠何是北斗靡遜其形金漿非遠明珠還恥

其價能使葉門之下鼓響獨傳雍祀之旁簫聲猶在周禮疾醫掌萬民之疾凡民之有病者分而理之死終則各書其所以入於醫師知其愈與不愈以為後法之戒也理疾者衆必孟浪酬塞悞人者多愛人者鮮是則日處百方月為千軸未嘗不輕其藥性任其死生淳華之功於何而得及其愛染親屬情切友朋患起膏肓疴與俞跗雖欲盡其治功思無所出何以故然本不素習卒難改變故也胡麻鹿藿纒救頭痛之疴麥麴芎藭暫止河魚之疾思不出位事局轅下欲求反死者於元都揚已名於綠籍其可得乎

古香齋新刻仙珍淵鑑類函卷三十三

古香齋新刻仙珍淵鑑類函卷三十三

方術部二 卜筮 相術 明天文 占候

卜筮一

增說文曰卜灼龜也象兆之縱橫也筮易卦用著也

易曰以下筮者尚其占 又曰幽贊于神明而生著

原書曰官占唯先蔽志昆命於元龜 又曰立卜筮人

增又曰卜不習吉 又曰龜筮共違於人用靜吉用

作凶 又曰寧王遺我大寶龜 **原**詩曰卜云其吉終

焉允臧 **增**又曰爾卜爾筮體無咎言 又曰卜筮偕

止 **原**禮記曰龜為卜筮為筮 又曰卜人定龜史定

古香齋新刻仙珍淵鑑類函 方術部 卜筮

墨君定體 又曰天子無筮 謂巡狩征伐不諸侯有守

筮天子道以筮諸侯非其國不筮卜宅寢室天子不卜

處太廟 又曰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

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故不犯日月不違卜

筮 又曰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人信時日敬鬼神

畏法令決嫌疑定猶與也 周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

天下之亶亶者莫大乎蓍龜 又曰蓍之德圓而神卦

之德方以知神以知來知以藏往 **增**曲禮曰假爾太

龜有常假爾太筮有常卜筮不過三卜筮不相襲 卜不

筮筮不吉又卜 **原**周禮曰凡卜筮兆占體大夫占色 是為賁筮龜也

史占墨卜人占坼 體有吉凶色有善惡 墨有大小坼有微明 又曰龜人掌

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

果屬西龜曰靄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 又曰卜

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

弓兆 開開出其書占之也經兆一百二十 凡卜事視高

揚火以作龜致其墨 視高謂以龜骨高者可灼處示宗

即灼也謂人作兆而占之也 又曰筮人掌三易以辨

致墨謂熟灼之以明其兆也 九筮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九筮之名一

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

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辨吉凶凡國之

大事先筮而後卜 巫皆讀為筮字之誤 也更為遷都邑也 尚書洪範五

行傳曰若煩數溷瀆或不精嚴神不告也或觀卦察兆

占不得也或龜不神著不靈此其所以過差聖人不得

專用也龜筮共違於人神靈不祐也 又曰此禽獸草

木之壽久而能知吉凶也 **增**書曰乃命卜筮曰雨曰

霽曰蒙曰驛曰克 皆卜兆 曰貞曰悔 筮內卦曰貞 外卦曰悔 又曰

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卜筮龜從筮

從是之謂大同吉 左傳云國之守龜何事不卜 **原**

白虎通曰乾草稿骨衆多獨以著龜何龜之言久也著

之言者也 史記云卜者以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

分策定卦旋式正碁而後言天地利害事之成敗昔先

王定國必先龜筮日月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

子必先占吉凶後乃育之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為三

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句踐放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

天下 **增**楚辭云折瓊茅以筮尊兮命靈氛為余占之

劉夢得集云今夫揲之以至剝灼之以殆盡徒與夫

蚩蚩者問歉穰占熊虺頌需食亡牛喪羊之間耳資其

握粟以餬余口烏足為夫子道哉 陸龜蒙云季札以

樂卜趙孟以詩卜襄仲歸父以言卜子游子夏以威儀

卜沈尹氏以政卜孔成子以禮卜其應也如響無他圖

在精誠而已不精誠者不能自卜況吉凶在人乎北
戶錄云卜之流雜見書傳虎卜紫姑卜牛蹄卜灼骨卜
烏卜雖不比於著龜亦有可稱者

卜筮二

原古史考云庖犧氏作始有筮其後殷時巫咸善筮

增禹穴碑曰伏羲得神著而定皇策 **原**元命苞曰古

司怪主卜 左傳云邾文公卜遷於繹史曰利於民而

不利於君也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
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 **增**又鄭皇耳帥

帥侵衛楚令也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

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
寇之利也大夫圖之孫蒯獲鄭皇耳於犬邱 **增**穆天

子傳曰天子筮獵萃澤其卦遇訟逢公占之曰藪澤蒼
蒼其宜正公戎事則從 論衡云魯將伐越筮之得鼎

折足子貢占之以爲凶何則鼎而折足行用足故謂之
凶孔子占之以爲吉曰越人水居行用舟不用足故謂

之吉魯伐越果克之 孔演圖云孔子修春秋九月而
成卜之得陽豫之卦 史記云太史公曰臣爲郎時嘗

與太卜筮官名待詔爲郎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時聚會占
家問之某日可娶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

除家曰大吉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文家曰小吉太乙家曰大吉辨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爲主人取於五行者也 漢書云張禹字子文父徙家蓮勺禹爲兒數隨家至市喜觀於卜相者前久頗曉其別著布卦意時從旁言卜者愛之又奇其面貌謂禹父是兒多智可令學經及禹入長安從沛郡施讐受易 又宣帝八月飲酎行祠孝昭廟先驅旄頭劔挺墮拂泥中刃向乘輿車馬驚於是召梁邱賀筮之不吉上還使有司行祠是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子章爲公車丞亡在渭城中夜元服入廟居廊間執

戟入廟門待上至欲爲逆事發伏誅 吳志云陸抗之克步闡孫皓意張乃使尚廣筮并天下遇同人之願對曰吉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故皓不修其政乃常有窺上國之志 晉書云庾翼幼時嘗令郭璞筮公家及身卦成曰立始之末邱山傾長順之初子凋零及康帝卽位將改元爲建元或謂庾冰曰子忘郭生之言耶立始建元也邱山上名此號不宜用冰撫心歎恨帝崩何克改元爲永和庾翼曰天道精微乃當如是長順者永和也吾庸得免乎其年翼卒 又宣城邊洪以四月中就韓友卜家中安否友曰卿家有兵殃其禍甚重可伐七

十束柴積於庚地至七月丁酉放火燒之咎可消也不爾其凶難言洪卽聚柴至日大風不敢放火洪後爲廣陽領校遭母喪歸家友來投之時日已暮告從者速束裝吾當夜去從者曰今日已暝數十里何急復去友曰非汝所知也此間血覆地寧可復住洪苦留之不待食而去其夜洪忽發狂絞殺兩子并殺婦又斫父妾二人皆被創因出亡走明日其友往收殮亡者尋索洪數日於宅前林中已自經死 又宣城太守殷祐疾友爲筮之曰七月晦日將有鸛鳥來集廳事上宜勤伺取若獲者爲善不獲者成禍祐乃謹爲其備至日果有大鸛來

垂尾九尺集廳事上掩捕得祐仍遷石頭督護後爲吳郡守友卜占神效甚多而消殃轉禍無不皆驗 搜神後記郭璞每自爲卦知其凶終嘗行建康柵塘逢一趨步少年便牽住脫絲布袍與之其人乃受及當死果此人行刑旁人皆爲求屬璞曰我託之久矣此人爲之歔歔哽咽 宋書云劉休善筮因尚方令吳喜事明帝遂見親賞長直殿內後宮孕者帝使筮其男女無不如占 又蔡興宗初爲郢府參軍顏敬卜曰亥年當作好官有大字者不宜受也及有開府之授而太歲在亥果薨於光祿大夫 齊書云王敬則少時於草中射獵有蟲

如烏豆集其身摘去乃脫其處皆流血敬則惡之詣道士卜道士曰此封侯瑞也敬則聞之喜故出都自効又柳世隆善卜別龜甲價至萬永明初世隆曰永明九年我亡後三年邱山崩齊亦於此季矣屏人命典籤李黨取筆及高齒履題簾箔旌曰永明十一年因流涕謂黨曰汝當見吾不見也 南史云梁大同中同泰寺災召太史令虞履筮之遇坤之履曰無害其繫曰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彖曰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帝曰斯魔也西應見卯金來尅木卯為陰賊鬼而帶賊非魔何也 梁書云阮孝緒自筮卦曰吾壽與劉著作同年及

劉著作卒孝緒曰劉侯逝矣吾其幾何其年十月卒 舊唐書云明皇兼潞州別駕來朝京師將行使術士韓禮筮之著一莖孑然獨立禮驚曰著立奇瑞非常不可言 酉陽雜俎云天寶末術士錢知微嘗至洛遂榜天津橋柱賣卜一卦帛十疋有貴公子讀榜命取帛如數卜焉錢命著布卦曰予筮可期一生君何戲為其人曰卜事甚切先生豈誤乎錢曰請為韻語曰兩頭點土中心虛懸人足踏跋不肯下錢其人本意買天津橋也其精如此 搜神秘覽云西川費孝先善軌革世皆知名有大賈人王旻因貨殖至成都求為卦孝先曰教住莫

住教洗莫洗一石穀搗得三斗米遇明即活遇暗即死
再三戒之令誦此數言足矣旻志之及行途中遇大雨
憩一屋下路人盈塞乃思曰教住莫住得非此耶遂冒
雨行未幾屋顛覆獨得免旻之妻已私鄰比欲講終身
之好俟旋歸將致毒謀旻既至妻約其私人曰今日新
沐者乃夫也日欲晡呼旻洗沐重易巾櫛旻悟曰教洗
莫洗得非此耶堅不從婦怒不省自沐夜半反被害旻
覺驚呼隣里共視皆莫測其由遂被囚繫拷訊獄就不
能自辨郡守錄狀旻泣言死即死矣但孝先所言終無
驗耳左右以是語上達郡守守命未得行法呼旻問曰

汝隣比何人也曰康七遂遣人捕之殺汝妻者必此人
也已而果然因謂僚佐曰一石穀搗得三斗米非康七
乎由是辨雪誠遇明即活之効

卜筮三

原握粟 操金 毛詩云哀哉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

財之民仍有訟獄之事持粟行卜求 **三兆** 六龜 禮

其勝負從何能得善 下詳卜筮二 **六龜** 禮

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 **供爇** 周禮

灼龜發火而形可占其象似玉瓦原之爇杜子春注曰 **揚火** 周禮

玉兆顛項兆瓦兆帝堯兆原 **神諭** 象告 琳

以待卜事杜子春注云爇讀如薪樵 **象告** 琳

之樵謂所爇灼龜之木 **神諭** 象告 琳

大荒賦曰假龜著以貞吉問神諭以休祥 **象告** 琳

日八卦以象告韓康伯注云八卦以象告人吉凶也

方術部

卜筮

大橫 小數 史記云高后崩丞相陳平等使人迎代王

余為天王夏啟以光 抱朴子云 龜厭 筮賁 日我

卜者小數希福者謂知來之妙 筮數而讀龜龜靈厭之

龜既厭不我告 猷鄭元注謂卜筮數而讀龜龜靈厭之

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也 言雖得兆繇不中也 易曰

初筮告再三 穆卜 枚占 尚書曰武王有疾不豫 二

讀賁則不告 藏云昔者河伯筮與洛戰而 孔秋 顏笑 子嘗自筮

枚占昆吾占之以為不吉也 而卦得賁 愀然有不平之狀 子張進曰賁是吉卦 夫子

色有不平何也 孔子曰山下有火賁非正色也 衝波

傳曰孔子使子貢遠行而未來 謂弟子占之 遇鼎皆言

無下足不來 顏子笑曰無足者乘船而來 賜至矣 子貢

至 果 代陳 獲晉 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 利用實

於王其代陳有國乎 又秦伯伐晉 卜徒父筮之吉 涉

河侯車敗 詰之對曰乃大吉也 三敗必獲晉君 果如其

言 **增** 炙骨 觀蹄 燕北雜記契丹行軍不擇日用艾

便出不破 卽不出 遼東志扶餘國有軍事 書版

則祭天殺牛觀蹄以占 解者為凶合者為吉 墮梁

事其妻謂曰汝占後世子孫榮枯若何 罡占之至

某年月日時有墮梁之厄 卽寫一書以朱匣盛之 封鎖

置家廟中 匣外留字以示子孫 傳流不得擅動 付與第

十世孫某於某年月日時將此匣送本府太守 令伊起

身下堂親受後至十世孫果極貧 思祖言於某年月日

原 法天地 敬鬼神 俱詳 齊小大 差尊卑 易

齊小大者存乎卦 韓康伯注云卦有小大也 齊猶言辨

也 周禮圖云大夫已上事卜且筮 士則但筮其尊卑

之 差 增 木破天 柳仆地 王敦謀反 夢將一木上穿破

未字君未可動耳 唐柳宗元自永州司馬召至京師

曰生則柳樹也君其必牧柳樹也木者牧也君其必牧柳樹乎卒如其言
原筮短龜長陽奇陰耦左傳云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

卜筮四

原卜師 卜正 授周禮凡卜以明火熬雉遂歛其煖契以

也長 卜人 占人 鑽灼龜也 周禮楚焯注楚荆也焯以

筮占八頌以八卦占 官占 泣卜 帝王立卜占之官

旅占卒不釋龜告於泣卜注旅長 稽疑 觀變 日明

用稽疑注明用卜筮考疑事也 象數 經兆龜象也

有二十頌千有二百 幽贊 前知 易曰幽贊於神明

之道可以前知見乎著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必先

知之故至誠如神四體謂龜四足也言至誠則不欺

決疑 斷志 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為易雖有

明智之心進 命辭 啟繇 禮假爾泰龜有常注命卜

斷其志焉 齋戒以下吉則獻上不吉 神蔡 靈著 龜即

音爻 豐龜 露著 卦月令正月命有司豐龜策占兆審

則有憂色即露著於星下 神蔡 靈著 龜即

封父 子之龜注封父國之龜 天 藏龜 舍龜 藏龜

爾靈龜 青純 青囊 鬻千歲龜青髯以明吉凶 謂甲

囊謂 命龜 觀卦 命謂告以所卜 協從 襲吉 尚

卜龜筮協從 又曰 置爇 繫幣 儀禮云置於爇注

古易書

方術部

卜筮

禮神之幣而舍藏焉所謂
以啟金滕之書即此是也
欺也 不余 枚卜 不占 書枚卜功臣謂歷卜也 占險
爰契 不欺 詩爰契我龜
傳臧會竊僂

卜僭 夫易不可以占險 傳臧會竊僂
句以下為信與僭注僭即吉也

襲 傳聖人不煩卜筮 禮卜筮不過 無遺 不禁 莊
龜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策不能避刻腸之患 祠部式
諸私家不得立雜神及覲巫卜相竝宜禁斷其龜易五
兆六壬 沈陽 流光 是謂沈陽注云火陽也得水而
不禁 魏志王經堂前有一流光如燕雀入懷殷 龜焦

沈 魏志王經堂前有一流光如燕雀入懷殷 龜焦
殷有聲管輅曰吉遷之徵頃之拜為江夏太守

筮逆 左傳趙鞅卜焦兆不 奪精 罰爵 周禮罰也
成也 書龜從筮逆

公飲大夫酒命司正實爵與史蘇曰驪之役爾 兆錫
云勝而不吉夫克國得妃吉孰大焉故以罰汝

帝師 卦遇歸妹 非罷天錫帝師乃得呂望而歸 晉
史記周文王卜獵渭濱其兆曰非熊

獻公筮嫁伯姬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 仕晉必昌
不吉繇曰士刲羊無血女承筐亦無貺也

納姬不吉 昌傳畢萬筮仕於晉辛廖占之曰吉其必蕃
納驪姬卜之不吉卜人云其繇曰專之渝襍 又晉獻公欲

公之掄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公不從卜 斫狐絕
火 追豚得婦 管輅別傳輅在田舍遠鄰主人數患失

黑牛敝車必邀留之即從輅言生不得已宿然意不安
以為圖已乃把刀出門倚積薪假寐有一物如獸手中

持火生舉刀斫斷腰視之狐也自此主人不復有災
有人失妻輅卜之令明且如東陽城門候擔豚人牽與

舍突破主人獲其婦從囊中出 索金筮卦 得錢閉
肆 晉隗炤灼善易臨終謂妻子曰後雖大荒勿賣宅後五

齋版詣使者使負我金以吾所書版索之後如其言妻
隗生吾不負金賢夫藏金有五百觔在堂屋下妻掘

之果得金 漢書嚴君平賣卜於成 著瓦還鹿 懸
都市日得杖頭百錢即閉肆垂簾

古易書附錄卷四 方術部 卜筮

古易書附錄卷四 方術部 卜筮

古易書附錄卷四 方術部 卜筮

古易書附錄卷四 方術部 卜筮

古易書附錄卷四 方術部 卜筮

古易書附錄卷四 方術部 卜筮

鞭得財管輅別傳有捕鹿者晨行人盜其鹿輅卜曰汝

瓦子著下當送還如其言其夜盜者父病詣輅卜令擔

鹿皮肉著故處自愈盜如其言乃令鹿主舉椽去瓦盜

父亦病愈也鮑瑗貧苦不信卜筮會淳于智至為作

一卦曰君安宅失宜故貧入市有人持馬鞭賣買之以

懸舍東大桑樹三年當暴得財如可知生死自有

其言後浚井得錢十萬銅二千觔可知生死自有

性命魏志管輅謂鍾昱曰我卜可以知生死昱曰命付

人修已而天不付君郭璞欲為顏含筮含曰年在天位在

不違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受命如響極數知

來易曰其受命也如響卜非罕行業可使人

季主楚人賣卜於長安市宋忠賈誼謂之曰何居之卑

行之污季主捧腹而大笑君平以卜筮賤業可以便

衆人有非正用之則依著龜為言利害又與人子言依

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

善以觀久自曉占驗見知卜自奉安帝以博士徵取

占驗見知懸當見三狎行有一人冀州刺史裴徽

自卦吉凶云當見三狸果見之步熊字叔羅少好筮

卜術數門徒甚盛熊舍側有人燒死吏持熊謂失火熊

卜曰得其人矣使從道南行有一人來縛之果滅應

言草惡難耕故燒之風起延燒不知草中有人淮水

淮水凶見臨晉王導初渡江郭璞筮之云淮水絕王

字亭伯以其家林篔之謂曰不吉勸辭辟官疑眾必

僖曰吉凶由已而由卜乎在縣三年而卒疑眾必

殺違卜不祥疑而筮之深於易者以上窮神

知化知來藏往探頤索隱鈞深致遠以上增

折蓍獲奴唐書云杜生善卜易有亡奴者問所從追曰

其人果值使者如其語使者曰去鞭吾無以進馬馬

可折道旁蓍代之其人乃往折蓍奴伏其下獲之馬

周得晉李綱得鼎唐馬周欲求仕將進策於帝狐疑

未決卜得火地晉解者曰晉者進

方術部卜筮

增

也蓋居官益位利見王侯之象周竟獻策拜為上相
 李綱在隋仕宦不進筮之得鼎卜者曰君當為卿輔然
 待易姓乃得如志若仕不知退折足為
 敗故綱後雖顯於唐數稱疾終辭位去
預定狀頭
 連遇宰相時京師有善筮者號垣下生陟從筮焉生卦
 成久不復言又大嗟異謂陟曰據此卦即君後二十三
 年及第是歲狀頭更兩年而後生郎君待此張弘靖舍人知
 同年及第某所以訝之後累舉不第比張弘靖舍人知
 舉陟及第榜出復於禮部南院序列參主司各通姓名
 見首立者乃韋權也陟忽憶垣下生之言試問其年韋
 答云某春秋十九年陟遠應之曰先輩所隱祇二年何
 不誠如是且先輩貞元四年生權嬰然陟乃取垣下生
 所記示於眾皆嗟異宋范蜀公蒙求曰張鄧公嘗
 謂予曰某舉進士時與寇萊公遊相國寺詣一卜肆卜
 者曰二人皆宰相也既出逢張相齊賢王相隨復往詣
 之卜者大驚曰一日之內而有四宰相四人相顧一笑
 而退因是卜者日損名亦不復有人問之卒窮餓以死
 而四人者其後皆為宰相
天火之象
 錢塘醉卧五代
 相公欲為之作傳未果

晉高祖欲代唐命馬重績筮之遇同人曰天火之象乾
 健而離明健者君之德也明者南面而嚮之所以治天
 下也同人者人所同也必有同我者焉易曰戰乎乾乾
 西北也又曰相見乎離離南方也戰而勝其九月十月
 之交乎是歲九月契丹遂助晉擊敗唐軍晉遂有天下
 之翰苑名談云何中正初及第聞郭從周精於卜乃求
 之占從周贈詩云何中正初及第聞郭從周精於卜乃求
 錢塘春色濃如酒貪醉花間卧不還後以八月十五日
 改知制誥出為秦州太守
原雨蛇當為將
 三怪無足憂
 後漢馮緄拜隴西太守綬笥有雨赤蛇分走許曼筮曰
 三歲當為邊將有名果五年為大將南征魏志安定
 太守王基令管輅作卦輅曰當有婦人生一男墮地而
 走入竈宋無忌妖也又見蛇銜筆乃老書佐也又鳥來
 入室與燕鬪是老鈴下耳官
堂西死男子
 邱中懸
 舍久遠有此三怪無足憂也
 牛頭魏志信都令家驚恐輅筮曰君堂西有兩死男子
 故心痛果得一持弓箭者遂愈又嘗為隣婦卜失牛云當
 在西面窮邱中懸頭向上果於邱中得牛婦人反告官

以輅藏牛 按驗方知 懿氏卜妻敬仲 崔杼筮娶棠姜 傳其妻

鳳凰於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 龜象 狐疑 於姜 筮曰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

光啟兩儀 能成四象 索隱致遠 通幽洞微 達

以陰陽 究其天地 合於無際 應以未形 開於

冥數 得自天元 占而從二 卜不過三 存險易

之徵 示臧否之兆 射覆知白鼠之傷 布兆見豎

牛之禍 龜開四兆卜師攸掌 策分三易筮人是司

青蓮神蔡彰往察來 翠野靈著通幽索隱 考先

知之兆誠可決疑 揆昆命之文必先蔽志 觀兆於

未萌誠為智者 退咎於既往何其壯哉 行於冠婚

明男女之分 用於祭祀定犧牲之名 龜文既踐知

李固之將封 鳳凰於飛識陳完之必貴

卜筮五

增詩宋陸游箕卜詩曰孟春百草靈古俗迎紫姑廚中

取竹箕冒以婦裙襦豎子夾扶持插筆祝其書俄若有

物憑對盃不須臾豈必考中否一笑聊相娛詩章亦間

作酒食隨所須興闌忽辭去誰能執其祛持箕昇竈婢

棄筆卧牆隅几席亦已徹狼籍果與蔬紛紛竟何益人

鬼均一愚

原論晉庾闡著龜論曰夫物生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

數有數而後吉凶存焉著者尋數之主非神明之所存
龜者啟兆之質非靈照之所生何以明之夫求物於闇
室夜鑿者得之無夜鑿之朗又以火得之得之功同也
致功之迹異也不可見日因火鑿便謂火爲目神憑著
通又謂著爲神也由此言之神明之道則大賢之闇室
著龜之用豈非顏子之龍燭耶著龜之運亦所以感興
卦兆求通逆數又非爻象之體擬議之極者也安得超
登仙而含靈獨備哉且殊方之卜或責象草木或取類
瓦石而吉凶之應不異著龜此爲神通之主自有妙會
不由形器尋理之器或因他方不繫著龜然經有天生

神物不載圓神之說言者所由也直稱神之美以及其
迹亦猶筮雖得魚筮非魚也蹄雖得兔蹄非兔也是以
象以求妙妙得則象忘著以求神神窮則著廢 **增唐**

于邵著龜論曰卜筮生靈之縕耶必遵以信時日畏法
令決嫌疑定猶豫者也自伏羲畫卦周公制禮率先斯
道以惠其人故立筮人建卜師卜職或掌三易以辨乎
九筮或開四兆以作乎八命俾吉不相習假爾有常叶
乎乾坤調彼昭昧占兆審卦異位同功不其然歟夫以
原始要終鈎深索隱則象事知器占事知來著辨吉凶
則圓神而方知龜窮禍福乃戴陽而履陰繇得蒺蒉終

驗齊莊之難兆聞鳴鳳便與敬仲之宗且其兆體百有二十夫其頌聲千有二百由是其尚也夫龜者著性命之理有好惡之情善出入之端存生死之變冠羣甲之長居四靈之間上高法天下平象地壽三千歲而遊於蓮葉之上吸以沆瀣之精蓋通其聖也何彼叢薄之下翳薈之中生而無靈長而無識奉大衍之數而爲準求元亨之義而爲用探賸而知其變審爻而據其辭豈與夫灼而專達居然獨見同年而語耶史佚以之佐昌此其効也墨以之從長又其効也衛人以龜爲有知漆雕以爲善對又其効也至如管輅卜隣之火孔愉反顧之

鑄蓋小之也則知靈德感應觸類而長矣故朔望則灼孟冬命爨蓋先王之重者萬事之偕也信矣夫

原箴宋顏延之大筮箴曰余因讀易偶意著龜友人有所請決遊宦務志卦有咎占故作大筮箴以悟焉先王設筮大人盡慮卦遭同人變而之豫先號後笑初睽未遇時至運來當在三五功畢官成幾乎衍數慶在坤宮災在坎路不出戶庭獨立無懼違此而動投足失步無情爾儀靈骨有知無曰余逆神筮不豫南人司箴敢告馳騫

原序梁元帝洞林序曰蓋聞元枵之野鬼方難測朱鳥

之舍神道莫知而緹幔曉披既辨黃鍾之氣靈臺夕望
 便知玉井之色復以談乎天者雖絕名言之外存乎我
 者還居稱謂之中余幼學星文多歷歲稔海中之書略
 皆尋究巫咸之說偏得研求雖紫微迢遞如觀掌握青
 龍顯晦易乎窺覽羨門五將亟經玩習韓終六王常所
 寶愛至如周王白雉之筮殷人飛燕之卜著名聚雪非
 關地極之山卦有密雲能擁西郊之氣爻通七聖世經
 三古山陽王氏真解談元河東郭生纔能射覆兼而兩
 之竊自許矣

明天文一

原恒象

常居

傳天事恒象言恒以象示人

天極星

宮也

管輅

李邵

輅八九歲時與鄰兒戲土壤中輒畫

之不止自言家雞野鵠猶知時令況人乎

察時變

於天象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

擾天紀

徵渾天

晉書云巫咸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

廣洪範

劉向廣洪範作皇極論班固續述天文蔡邕譙周各有

撰錄司馬彪采之又桓君山奏事坐西廡下以寒故

曝背有頃日光去不復曝背乃告信蓋天日如推磨天

左旋而日西行光景當照此廊下移而東耳不當迭去

乃應渾天也日若繞西及北故應如月在

雲之狀不得夜更黑渾天信而有徵也

觀劍氣

天駟旁一星曰王良占曰王良策馬車騎滿野

皆云吳未可圖張華獨以為不然及吳平紫氣逾明華

聞雷煥妙達緯象乃邀煥宿共尋天文知將來吉凶登

占王良

樓仰觀煥日惟斗牛之間有異氣耳
寶劍之精上徹於天在豐城獄屋中
測日影 占德

星 占德星法詳日 太史 歷代掌著 周官掌觀書

云高陽命南正司天帝嚳亦式敘三辰唐虞羲和夏昆

吾殷巫咸周史佚魯梓慎晉卜偃鄭裨竈宋子韋齊甘

德楚唐味趙尹臯魏石申皆掌著天文 保章氏 五

掌觀日月星辰之變辨其吉凶之象以觀妖祥

星合散 三辰式敘 伏見早晚邪正存亡虛實關狹及

五星所行合散犯守凌歷闕蝕暈滿背穴抱

珥虹蜺者本在地而上發於天 帝嚳詳上

明天文二

原秘奧 精微 上天垂象 下土具瞻 博考乾象

眇觀星辰 式觀元象 洞曉天文 爰度變通

罔或差忒 業習談天 識乖窺管 興而視夜 仰

以觀天 天無遁形 星無遺象 道雖元遠 象則

昭明 藝精窺牖 業著專門 仰觀俯察 下學上

達 察有爛之文 詳不怡之色 璇衡齊政授時於

虞典 銅渾設象致用於漢朝 稽日月之度考其盈

縮 推星辰之躔審其次舍 躔次運行可徵於漢史

吉凶占候有犯於國章 天遠人邇曾不戒乎多言

夜考晝參果致尤於私習 二儀剖判見若卵之肇

分 七曜迴旋觀如蟻之環轉 七紀五緯躔次如契

於心 四海九州分野若指諸掌 子貢多言仲尼未

賢其屢中 裨竈或信子產猶謂其焉知

方術部 明天文

方術部 明天文

占候

原黃龍見

白鳥集

後漢和帝永元末黃龍見誰喬元

年龍當復見此應見魏郡豐殷密記之至建安二十五
年龍復見誰其冬魏受禪漢昭時泰山南洵有數
千人聲大石自立白頭鳥集傍上林苑中
枯柳自起蟲食樹葉成文曰公孫病已立
梓慎望氣

伯夙懼氛

傳昭二十年正月巳丑日南至梓慎望氣

楚人衷甲伯夙謂趙
孟曰楚氛甚惡懼難
赤黑之禳 水旱之理傳曰有

宮梓慎曰吾見赤黑之禳非祭祥妖氣也
史記計然
曰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旱則資車水則資舟物之

掌十輝之法

辨五雲之物

法以觀妖祥又云

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豐荒禳祥以
十二風察天地以乖和觀變化之妖祥
啟閉必書雲

物災變分卦日用房治易事焦延壽曰得我道以亡

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
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各有占驗而房用尤精妙
婦

生四子京師揚兵 屋集二魚邊將棄甲 南昌有婦人

問唐檀災變之應唐檀以京師有兵氣其禍發於蕭牆
至延和四年孫程揚兵省殿誅閹顯 魏時有二魚長

尺餘集武庫屋上有司以為吉祥王肅曰魚生泉而及
於屋介麟之物失其所邊將殆有棄甲之象後關東敗

其言 巫

原巫祝 巫恒說文曰巫祝也 會 用巫 謁巫易

用史巫紛若吉 列子云宋陽 沈巫 焚巫 西門豹

里子華病忘謁巫而卜之不吉 制神 娶女 國語云在男曰覲女

沈巫覲 傳云夏 大旱公欲焚巫 制神 娶女 國語云在男曰覲女
後漢書宋均為九江太守陵道縣有虞后二山眾巫取
百姓女為公姬均下書曰自今為山娶者娶巫家勿擾

良人**零旱吐火**司巫掌羣巫之政令國大旱則帥巫

晉夏統字仲御從叔敬寧祠先人迎女巫章丹陳珠

二初撞鐘擊鼓間以絳竹丹珠又**掌祓除祀上帝**

拔刀吐火雲霧杳冥流光發電注歲時祓除若今三月上

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注歲時祓除若今三月上

已祓水上帝之類俗以香薰草藥沐浴史記越巫立祠

百鬼以雞卜**桑田巫梗陽巫**晉侯病召桑田巫曰

陽之巫臯注云梗**自言巫見大巫**後漢高鳳不應

陽邑名臯巫名**自言巫見大巫**後漢高鳳不應

琳荅曰僕在河北少文人易為雄伯故使僕有此談今

足下子布在彼所謂小**增求媚祈豐**唐棣王琰妃

巫別室乃求巫者密置符於琰履中以求媚**唐羅隱**

云荆楚人淫祀者多矣有巫頗聞於鄉閭其初為人祀

也筵席尋常歌迎舞將所疾者健起祈歲者豐穰其後

為人祀也羊豬鮮肥清醑滿卮祈疾得死祈歲得饑里

人忿焉而思之未得適有言者曰吾昔遊其家也其家

無甚累故為人祀誠心罄乎中而福亦應乎外其胙必

散于中而神亦不歆於外其胙且入其家是入非前聖

而後愚蓋牽於心而不暇及人耳**厭怪敗醜**劉文

以一巫用心尚耳況異於是者乎**厭怪敗醜**劉文

數有怪召巫夜披髮銜刀為釀厭**容齋隨筆云襄陽**

鄧城縣巫師能用妖術敗酒家所釀凡開酒坊者皆畏

之家不用巫**疾不呼巫**顏之推家訓吾家巫覡符

為妖妄李世勣有**禁其惑人勒以為農**唐陳子

疾家欲呼巫勤不許**禁其惑人勒以為農**唐陳子

巫呪焚惑於人者禁之宋陳希亮知長沙**原雖達**

縣毀淫祠數百區勒巫為農者七十餘家**原雖達**

幽冥有如邪妄託以巫師招於禱祈其或闕

之不為知禮

巫二

巫二

巫二

巫二

巫二

巫二

巫二

增歌元吳萊北方巫者降神歌曰天深洞房月漆黑巫女擊鼓唱歌發高梁鐵鐙懸半空塞向墜戶跡不通酒肉滂沱靜几席箏琶朋指淒霜風暗中鏗然那敢觸塞外祇神喚來速隴坻水草肥馬羣門巷光輝耀狼羆舉家側耳聽語言出無入有凌崑崙妖狐聲音共叫嘯健鶻形勢同飛翻甌脫故王大獵處燕支廢磧黃沙樹休屠收像接秦宮于闐請駟開漢路古今世事一渺茫楚襪越女幾災祥是邪非邪降靈場麒麟被髮跨大荒

相術一

原荀子曰以為天不知人事耶則周公有風雷之災宋

景有三次之福以為知人事乎則楚昭有弗崇之應邾文無延期之報由是言之則天道之與相占可知而疑不可得而無也 增皮日休曰今之相工言人相者必曰某相類龍某相類鳳某相類牛馬某至公侯某至卿相類禽獸則富貴也噫立形於天地分性於萬物其貴者不過人焉有真人形而貧賤類禽獸而富貴哉 青箱雜記云相形不如論心諺曰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隨心滅

相術二

原左傳云叔服來聘公孫敖聞其能相人見其二子焉

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
 孫卿子曰古有姑布子卿今世有唐舉相人形狀顏色
 而知其吉凶世俗稱之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
 形不勝心心不勝術術正而心從之則形相惡而心術
 善無害為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為小人也
增孔叢子曰魏安釐王問子順曰馬回直亮有大夫
 節吾欲以為相可乎對曰直亮之節吾未明也臣聞諸
 鄉人長目而豕視者必體方而心圓臣於見回甚疑其
 目正卒用之果以詐得罪 史記云平原君對趙王曰
 澠池之會臣察武安君之為人小頭銳上瞳子黑白分

明眦瞻不轉小頭銳上者斷敢行也瞳子黑曰分明者
 見事明也眦瞻不轉者執志彊也可與持久難與爭鋒
 廉頗為人勇鷙而愛士知難而忍恥與之野戰則恐不
 如守足以當之王從其計 **原**史記云呂公者好相人
 見高祖狀貌因敬重之呂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
 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為箕箒妾女即呂后
 也生孝惠帝魯元公主有一老父過請飲老父相后曰
 夫人天下貴人也令相兩子見孝惠帝曰夫人所以貴
 者乃此男也相魯元公主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從旁
 舍來呂后具言高祖乃追及老父老父曰向見者夫人

兒子皆以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謝曰誠如父老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去處 **增**漢書云吳王濞高祖兄仲之子也高祖立濞為吳王召濞相之曰若有反相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者豈若耶然天下同姓一家慎無反濞曰不敢後果反 又云周亞夫為河內守許負相曰君後三歲而侯八歲為將相秉國九年而餓死亞夫笑曰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負指其口曰縱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後有罪入廷尉不食五日嘔血而死 **原**史記云韋賢至大鴻臚有相工相之當至丞相賢有男四人又使相之至第二子元

成曰此子貴亦當為丞相賢曰我若為丞相有長子在是安得為之賢後竟為丞相既死而長子有罪乃立元成 **東觀漢記**曰孝順梁后永建三年選入掖庭相工萊通見矍然驚駭却再拜賀曰此所謂日角月偃相之極貴臣所未嘗見也 又班超行詣相者曰布衣諸生爾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曰生燕領虎頭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後封定遠侯 **增**晉書云潘滔相王敦曰處仲蜂目已露豺聲未振若不噬人亦當為人所噬後為江州牧起兵內向後敗 又歷陽陳訓相甘卓曰頭低視仰相名盼刀目中赤脉外入必兵死後

果爲王敦所殺 魏書云管輅言吾額上無主骨眼中無守精鼻無梁柱脚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壬皆不壽之相 南史云王敬則母爲女巫常謂人曰敬則生時胞衣紫色應得鳴鼓角人笑曰汝子得爲人吹角可矣及長而兩腋下生乳各長數寸夢騎五色獅子後果然 又云章昭達少遇相者曰卿貌甚善須小虧則當富貴後昭達因醉墮馬鬚角小傷昭達喜之相者曰未也侯景之亂昭達中流矢眇一目相者見之曰卿相善矣不久當富貴後官至司空 唐書云太宗四歲有書生見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年幾壯必能濟世安民

後高祖援濟世安民之語遂以名太宗 又王珪始隱時與房杜善母李曰兒必貴然未知所與遊者何如人試與偕來會齡等過其家李窺大驚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 又隋文帝楊堅龍額上有五柱八頂有文在手曰王字長上短下相者私謂帝曰公當爲天子

又李珣舉明經李絳曰日角龍犀額有龍犀入髮左角日右角月者王天下非庸人相明經碌碌非子所宜 又張憬藏相魏元忠

久不答元忠怒曰窮通有命何預君耶拂衣去憬藏遽起曰君之相在怒時位必卿相 又宋齊邱微時日者相之曰君貴不可言然亞夫下獄君相類之位極之日

當早引退庶幾保全齊邱登相位數載致仕復以司徒就徵未幾坐陳覺謀干紀事乃賜死 甘澤謠云衡岳寺有僧執役性懶而食殘號懶殘李泌異之一日往見正撥火煨芋啖之取其半授泌曰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 又柳惲十餘歲相者曰兒相天且賤爲浮屠可緩死諸父欲從其言惲曰去聖教爲異術不若速死學愈篤位至宰相 芝田錄云袁天綱相竇軌伏犀貫玉枕當於益州立功名果然又相李嶠曰睡則氣從耳出名龜息必貴 五代史云桑維翰爲人醜怪身短面長常臨鏡自竒曰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後至相 宋史

云太宗召陳搏詣南衙見真宗及門亟還問其故曰王門廝役皆將相也何必面王建儲之議遂定 金華記云李寬爲常侍有門下盧生善相或問李公如何答曰據其面部所無者三無子無宅無塚公有數子皆先公卒有宅未嘗還鄉居死於池州乘舟歸舟破沉其骨仇池筆記云歐陽公言少時有僧相我耳白於面名滿天下脣不貼齒無事得謗其言頗驗 百家詩話云陳瑩中嘗入朝已立班上御朝差晚杲日照耀蔡京注目視日久不瞬瑩中私謂同省曰此公視日不瞬真大貴人也 聞見錄云王冀公欽若謁錢希白適希白延術

士考休咎不容通謁冀公厲聲詬闡人術者聞之曰此人形聲相稱世無此貴希白召之冀公神貌疎瘦復贅於頸舉止山野希白蔑視之冀公起術人歎曰人中之貴有此十全者錢戲曰中堂之內便有此等宰相乎術人正色曰此人不作則已若作之君臣相得錢曰他日當陶鑄吾輩乎曰恐不在他日後希白方為學士冀公已真拜矣 明泳化類編曰徐昂泰州人登弘治甲辰進士初無嗣因赴試遇京有相士王姓者言多中士大夫皆神其術昂往問嗣王曰君相不容嗣為之奈何徐初亦不為忿及登第出守西安因途納一雙頗妍徐詰

其姓雙詳告之曰子某地人父名某作某官喪於某年向以歲饑為賊暴掠售於此徐憫其為故家女也即焚券不令為妾及之任擇郡民行修者出簪服配之秩滿復入京王見之驚曰君相異矣子星滿容詎非培德所致乎後徐氏庶妾一歲而育五子咸磊落越人

相術三

原山庭

犀角

子貢有山庭之相犀角豐盈賢明之相

蜂目

豺聲

左傳

云楚王以商臣為太子子上曰是人也蜂目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之

增龍顏

鳳頸

史記

云漢高帝為人隆準而龍顏美鬚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唐袁天綱見武后母曰夫人法當生貴子后方幼姆抱以見綱給以男綱視其步與目驚曰龍瞳鳳頸若為女當作天子

捫骨

聽聲

太平

廣記云唐貞元末相骨山人以無目故逢人以及手捫之必知貴賤房次卿方勇於趨進先訪之及出戶時後謁者盈巷觀次卿已出迎問之曰何如答曰不足言不足言且道箇杜長秀才位極人臣何必更言杜循後果帶相印鎮西蜀云術士王生警而善聽聲丁晉公守金陵王生潛聽其馬蹄聲曰參政月中必召拜相果如其言

原女當貴 父不祥 黃霸與善相者同出見一婦霸娶為妻與之終身 莊子云楚司馬子綦有子不祥也雖賤

必貴 當刑而王 史記云趙簡子曰善相見無恤曰真也奚道貴哉子卿曰天之所授雖賤必貴 黔布姓英氏少時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黔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 覽鏡知刑 眇刀果殺 蜀人有聞者皆戲笑後果驗 下詳相術二

增眼似王 敦 骨類多遜 州縣因邸報云李承之在宋仁宗朝官

此多事矣承之正色曰包公無能為今知鄆縣王安石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此人也 歸田錄云初寇萊公年十九擢進士第有相者曰君相甚貴但及第太早恐不善終若功成早退庶免深禍君骨類多遜耳後果如其言

相術四

原額有龍犀 足履龜文 朱建平相書曰額有龍犀入

後漢李固狀貌有奇表鼎 唐生決疑 崩通相背

角匿犀足履龜文後為太尉 歸田賦曰感蔡子之慷慨從唐生以決疑 漢書崩通進說韓信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相君之背費不可言

豎理徹指 縱理入口 相者謂陶侃君左手中有

言侃以針刺決之見血灑壁為 皆至方岳 不過郡

公字後栗應 下詳相術二 吏善相者陳訓謂周訪與陶侃曰二君皆位至方岳功

名畧同但陶上壽周下壽優劣有殊 後漢趙壹州

郡爭致禮命十辟公府不就善相者相壹位不過郡吏後果如其言為奴封侯鑄錢

餓死衛青至甘泉居室有鉗徒相青官至封侯青曰人

者云必餓死帝曰能富通者我乃與銅鄧通有相

山鑄錢景帝時以犯法竟至餓死獄中增長身瘦

面河目海口宋周益公長身瘦面狀如野鶴在翰苑

但恐福薄耳蓋疑其相也一老璫在旁奏曰官家所歎

豈非周必大乎臣見所畫司馬光像亦如必大清癯上

為之一笑未幾必大登庸為太平宰相出鎮長沙退休

又享清閒之福十有餘年方卒宋洛人陳去非河目

海口大耳聳峙識者知其為伏犀貫腦騰蛇入口

貴相人也徽宗時為參政馬君伏犀貫腦背若有負

袁天綱見張行成與馬周曰馬君伏犀貫腦背若有負

貴驗也近世君臣相遇未有及公者然面澤赤而耳無

根後骨不隆壽不長也張君晚得官位終宰相岑文本

謂周口為肩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後四十八歲而

卒唐裴晉公質狀眇小有僧相之曰郎君騰蛇入口

若不至貴即當餓死一日遊香山寺有婦人以父被罪

假得玉帶二犀帶一以賂要津寘於欄檻忘收而去度

拾得還之後相者見之驚曰必有陰德及物前途萬里

則非某所知也原此兒有奇骨孺子有好相晉桓

後果登相位元子未期溫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真英物父彝以其

為溫嶠所賞故名之曰溫羊祐字叔子遊汶水濱父

老謂曰儒子有好相年六十唐舉戲蔡澤法真指

建大功既言便去莫知所在唐君相李兌百日之內合

胡廣持國令有諸舉曰有之若臣者何如舉熟視笑曰

君易鼻巨肩魁顏蹙鬚吾聞聖人相始先生乎澤知

舉戲之乃曰富貴吾自有不知者壽也舉曰四十二年

澤笑謝去謂其御者曰吾躍馬肉食四十二年亦足矣

後果為秦相廣為郡散吏太守法雄子真名知人雄

勅真令助求人悉召諸吏令真窺有知人之鑒論

之獨指胡廣遂舉孝廉為漢名臣

形相之妄許劭王朗聖人是帝王之貌小史有封侯

之骨孔叢子曰仲尼聖人之表河目龍額是帝王之貌

也翟方進年十三為小史號遲鈍數為掾吏置

古今圖書集成

方術部相術

卷之三

辱方進自傷請蔡父相大奇其貌曰小史有封侯之骨當以經術進因病而歸

薄姬王者之妃 曹操安人之主 許負相 喬元相 惟德受天 以形合

相 貴賤且殊 榮枯斯等 虛陳禍福 謬託災祥

論性命之期 定吉凶之兆 衛青起自牧羊 蔡

澤終聞躍馬 貴賤之表近取諸身 休咎之徵如指

諸掌 辨吳粲之貴始自幼童 知陶侃之榮當期老

耄 鑄錢鄧通媿文帝之深意 賣珠董偃遇館陶之

厚恩

相術五

增詩宋劉克莊贈馬相士詩曰姬貌何妨至輔臣猴形

亦有上麒麟伏波睂目空如畫不是雲臺劍佩人 又

荀卿初了心形者蒯徹安知背面哉別有精微書不載

待君見了季咸來 文天祥贈鏡湖相士詩曰五月五

日揚子江心水鑄作道人雙瞳子吾面碟子大安用鏡

照二百里 又贈秋月葉相士詩曰急流勇退神仙跋

蹙龍鍾將相借問華山山中何似天津橋上 元趙孟

頰贈相者詩曰吾聞伯樂善相馬一顧千金長高價何

人倜儻買權奇滿眼駑駘居櫪下張君年少目有神走

半江湖多閱人我生瘦瘠乏駮骨浪許騰驤防失真連

朝春雨今始晴花枝照眼生春情樓前山色橫翠靄湖

上柳黃飛亂鶯便須酤酒與君飲醉倒花前猶滿引懶
從唐舉問流年欲向德翁謀小隱 鄭元祐贈薛相士
詩曰子有唐生術誰知范叔寒知無狼顧骨可有鵝皮
冠野日晴猶嫩春泥曉未乾多君遠相顧不用畫灰看
原論魏曹植相論曰世固有人身瘠而志立體小而名
高者於聖則否是以堯眉八彩舜目重瞳禹耳參漏文
王四乳然則世亦有四乳者此則駑馬一毛似冀耳宋
臣有公孫呂者長七尺面長三尺廣三寸名震天下若
此之狀蓋遠代而求非一世之異也使形殊於外道合
其中名震天下不亦宜乎語云無憂而戚憂必及之無

慶而歡樂必還之此心有先動而神有先知則色有先
見也故扁鵲見桓公知其將亡申叔見巫臣知其竊妻
而逃也 王朗相論曰仲尼之門童冠之羣不言形相
之事抑亦難據故也古之人固有懷不副其貌行不稱
其聲者是故夫子以言信行失之於宰予以貌度性失
之於子羽聖人之於聽察精矣然猶或有所不得以此
推之則彼度表捫骨指色摘理不常中必矣若夫周之
叔服漢之許負各以善相稱於前世而書傳記其効驗
之尤著者不過公孫氏之二子與夫周氏之條侯而已
增唐李德裕折羣疑相論曰夫相之相在於清明將

古者齊河鎮類四 卷三十三 三
之相在於雄傑清明者珠玉是也為天下所寶雄傑者
虎兕是也為百獸所伏然清者必得大權不能享豐富
雄者必當昌侈不能得大柄無而有之者在乎粹美而
已余頃歲莅淮海屬縣有盱眙山多珉玉剖而為器清
明洞澈雖水精明冰不如也而價不及於凡玉終不得
為至寶以其不粹也清而粹者天也故高不可測清而
澈者泉也故深亦可察此其大略也余嘗精而求之多
士以才為命婦人以色為命天賦是美者必將有以貴
之才高者雖孟嘗眇小蔡澤折頰亦居萬人之上色美
者雖鈞弋之拳子夫之賤亦為萬乘之偶然不如清而

粹者必身名俱榮福祿終泰張良是也擇士能用此術
可以拔十得九無所疑也

增又杜牧相論曰呂公善

相人言女呂后當大貴宜以配季季後為天子呂后復
稱制天下王呂氏子弟悉以大國隋文帝相工來和輩
數人亦言當為帝者後篡竊果得之誠相法之不謬矣
呂氏自稱制通為后凡二十有餘年間隋氏自篡至滅
凡三十六年間男女族屬殺滅殆盡當秦末呂氏大族
也周末楊氏為八柱國公侯相襲久矣且以一女子一
男子偷竊位號不三二十年間壯老嬰兒皆不得其死
不知一女子為呂氏之福耶為禍耶一男子為楊氏之

禍耶爲福耶得一時之貴滅百世之族彼知相法者當曰此必爲呂氏楊氏之禍乃可謂善相矣今斷一指得四海凡人不欲爲況以一女子一男子易一族哉余讀荀卿非相因感呂氏楊氏知卿爲大儒矣

原贊周庾信蔡澤就唐生相贊曰蔡澤羈旅唐生決疑無勞神策不問靈龜富貴自取年壽須期雖云異相會待逢時

原序梁陶弘景相經序曰相者蓋性命之著乎形骨吉凶之表乎氣貌亦猶事先謀而後動心先動而後應表裏相感莫知所以然且富貴壽夭各值其數董賢甫在

弱冠便位過三公費半於國而裁出二十身摧家破馮唐袴穿郎署楊雄壁立高閣而竝至白首或垂老玉食而宦不過尉史或穎惠若神僅至髻齒或不辨菽麥更保黃耆此又明其偏有得也 劉孝標相經序曰夫命之與相猶聲之與響聲動乎幾響窮乎應雖壽夭參差賢愚不一其間大較可得聞矣若乃生而神睿弱而能言八彩光睂四瞳麗目斯實天姿之特達聖人之符表洎乎日角月偃之奇龍棲虎踞之美地靜鎮於城纏天關運於掌策金槌玉枕磊落相望伏犀起蓋隱麟交映井宅旣兼食匱已實抑亦帝王卿相之明効也及其深

目長頸頽顏蹙鼻蛇行鷲立猴喙鳥喙不束體血不
華色手無春莢之柔髮有寒蓬之悴或先吉而後凶或
少長乎窮乏不其悲歟至如姬公凝負圖之容孔父眇
栖遑之迹豐下知其有後黃中明其可貴其間或躍馬
膳珍或飛而食肉或阜隸晚侯初形未正銅巖無以飽
生玉饌終乎餓死因斯以觀何事非命

古香齋新刻袖珍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三

